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萬錦情林 覓蓮記傳

劉一春，字茂華，號熙寰，江東人也。世居重疊山華村之西，為故家舊族，祖先廣積陰功。父武南公，為庠士，有重名。常自言曰：「吾有兒必顯。」生三子：「一奉，一春，一泰。一春自幼聰穎，稟逸韻於天，陶合衝氣於特秀。甫十五，即留心武事，弓馬精熟，以鷹揚自期；忽思「挽二石弓，不如識一丁字」，遂棄武專於文。年十八，補邑庠生，獵史搜經，著述日富，遠蜚清譽，卓冠士林。人以其才似賈誼，稱為「洛陽子」。時有母舅馬二泉，欲去鄰省為知府，生父命生餞送。舅欲與偕，生以秋試在念，送二程而返。過一鳳巢谷，有老人稱知微翁，數術甚高，戢曜幽壑，彩真重崖僻，結草廬於山麓。生亦仰其名，特拜求今歲之數。老人書二句付生，曰：「覓蓮得新藕，折桂獲靈苗。」生不解，求明示。老人又畫一人手持一圭，下書「己酉禾門」字。生曰：「吾當於己酉發科乎？然非其時矣。」老人笑曰：「數之說微，徵則為驗，但前行，知此不過三日。」生辭退。

次日，至一村，綠水護居，竹籬遮舍，其家姓趙名思智，號樂水散人，蓋生之受業恩師也。因進訪，師喜，款留備至，寓生於東廂之梅軒前。時屬孟春末旬，寒玉堆芳，冰葩散馥。生步於梅下，誦古詩一首：

玉堂清不寐，寒夜漏聲長。

吟到梅花處，詩成字也香。

復舉手整冠，仰數梅花。

見古梅壓短牆東西，聞隔牆似有女聲音，乃以折梅為由，履扁石窺之。一女淺妝淡飾，年可十六七，手執梅枝，口中吟曰：「今日看梅樹，新花已自生。」忽回頭見生，遽掩其身。生心贊曰：「冰肌玉質，不亞壽陽笑出花間語，獨擅百花之魁。不意塵埃中有此仙品！」俄而師至，與生游於適然園。至紅雨亭，亭中有桃花紙掛屏，針刺小詩一絕：

小園日涉已成趣，引得東風到草堂。

惟有芳桃解春意，笑舒粉臉待劉郎。

生玩之，似有喜意。師笑曰：「此吾甥女所書，自幼愛觀史籍並詞話，觸處皆喜題詠。渠父不知戒，吾以謂非女子長技，往往規之。昨與寒荊到小園，又有此絕句矣。昔吾姊夢李白送軸而生，蓋不凡女也。」生極心慕口贊，反至樹下，獨立久之，自思：「題詩之女，必隔牆所見者。」忽憶知微翁之數，點首悟曰：「人持一圭，乃『佳』字也；己酉二字，乃『配』字也，所謂佳配者，其此乎？不然，何以曰：『解春意』？又曰：『待劉郎』？又不然，何不先不後而見詩睹面，適當三日之期也？微生有幸，當不避赴梅之嫌；淑女多標，幸免免梅之歎。吩咐梅花自主張，為人作媒灼，何如？」

次日又至，隔牆自沉吟曰：「今朝梅樹下，定有詠花人。」用意窺之，則杳不可見。欲久留以圖再面，自度不可。辭師而歸，悒悒曰：「此別一見無由，何有於配？知微翁，知微翁，其戲我矣！」

越日，稟命父母，攜琴負苴，遊學外處，泛舟至落石村，推蓬望之：柳褪新綠，桃染初紅。乃停舟水涯，步於堤上，有一老者，鬚髮皓然，衣冠閒雅，一舟一僕，飄然而來。適與生值，見生丰采可掬，知其非常人，因詢生所以。生語之故。老人張目視生曰：「華村劉二郎，其執事否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老人地喜甚，蓋生之父與老人素契者。老人姓金，名維賢，號守樸野老，年逾六旬，性好交納，而家極饒裕，且崇禮樂善，鄉譽頗隆。與生執手談曰：「吾家歲延名師課兒，又與尊翁契厚，其枉留文旌，以續通家舊好何如？」生欣然從之。至家，館生於東堂左室。

守樸翁有名園，奇花異卉，怪石叢林，種種咸具，人羨之曰：「小洛陽。」而其中有迎春軒。守樸翁逾數日，叩師以生所學，師大譽為名世器；而其子名友勝者，亦於父前延譽不已。守樸翁加敬，遷生於迎春軒中。窗年有修竹數竿，竹外有花壇一座，其側有二亭，一曰晴暉，一曰萬綠。亭畔有碧桃、紅杏數十株。轉南界一小粉牆，牆啟一門，雖設而不閉者。牆之後，壘石為假山，構一堂，匾曰「閒閒」。旁有小樓，八窗玲瓏，天光雲影，交納無礙。過茶架而西，有隔浦池。池之左，群木繁茂，中有茅亭，匾曰「無暑」。池之右，有玉蘭數株，築一室曰「蘭堂」。斜辟一徑，達於池之前，躍魚破萍，鳴禽奏管，凡可玩之物，無不奪目愜情。盡園四圍，環以高牆，凡至園者，必由迎春軒後一門而入，扃其門則清閒僻靜，極樂世界也。守樸翁以絕人往來，故獨居生於此。遣一俊僕，名守桂，承值以伴生，年十五，盡秀逸，且識字，善歌唱，性馴而雅。生悅之，留於座側，教以詩曲，訓以書翰，即能領略，呼曰愛童。

生至壇亭，配紅披綠，胎青孕紫，芳徑閒閒，一塵不到，深以為幸。趁步徐行，見梅枝橫覆牆上，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梅下折花人何在？昔以三日為期，今數日不瞻矣。使他過遇所見，假以時日，當不至空相憶也。」轉高西顧，池前一室，有小軒，遙見「培桂」二字；波汶上檻，日縷搖窗，精熠殊甚。生意謂書室，徑由斜徑窺之：珠解高然，絕無一人；其中之所有，皆女工所需之物，雜以文幾之具，恐有人覺而返。

次日，洗硯於魚池，坐蘭室，聞窗內有嘈笑聲。生悄步池側，忽見手持繡鞋，可三寸許，置於簾外石上，僅露纖纖一手，吟曰：「碧欄杆外苔痕濕，果是將來換繡縛。」又一應聲曰：「今欲曬向西窗趁晚晴乎？」生聞之，思：「幽僻處有此，其董永之織女乎？其孫略名之袁氏乎？」未幾，又憑窗而吟曰：

芳心蕩漾，夜來愁捲梅花帳。風送清香，熏徹孤衾夢不成。隔簷鶯鬧，為人鼓出相思調。體怯輕寒，連理羞將病眼看。

《減字木蘭花》

長歎一聲，初不知有生之在其側，探首簾外，生亦突抵簾前，兩面忽一相覩，其女低聲曰：「簾外一生，美如冠玉，非天台路何以至此？」命侍女取繡鞋而入。生初見之，月眉星眼，露鬢雲鬟，撇下一天丰韻；柳腰花面，櫻唇筍手，占來百媚芳姿。盡態極妍，顏盛色茂，恍若玉環之再世，毛施之復容，其美難將口狀；而通詞句、雅吟詠，又疑奇花而解語，真所謂仙宮只有世間無者也。生猛然自失曰：「此奇貨可居也！」乍遇問而自手及足、自面及心，總收一目，知微翁所云佳配，又果在此乎？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，吾今所寓，無異梅軒，使不至此，幾虛過一生矣。」久立未及遽去，意女已迴避，而不知端於簾內窺生。生佯為不見者，曰：「外面令人倍惆悵，裡頭舉眼自明矣。」因朗賦一詞，以作詞戰之先鋒云：

和光豔，春盈面，掀簾晴畫香風扇。人寂寂，愁如織。暖風倦體，看花無力。雕樑畔，雙來燕，喃喃訴出愁多遍。傾城色，初相識，佳詞賦，也漏春消息。《擷芳詞》

生自思：「遊學每遇故知，已出非意，園名洛陽，軒曰迎春，若將有待予之至者，況今所遇文姬，與師處相見，才貌難伯仲。數日之間，二接才麗，益不易得，何幸中之幸也！」乃書知微翁之數於壁間而吟曰：

西鄰之婦洵美哉，入眼平生未有也；

微生今日有何幸，不期而思知音者。

又思：「女性幽靜，外言難入，而乃出口成章如是，深喜其可以筆句動也。」作《如夢令》以自幸。

日暖風和時候，玉玉花前邂逅。謾賦啟朱唇，輕遞脂香未透。欣驟，欣驟，有日相如琴奏。

後女知此情為生所覺，心生愧赧，每玩景臨風，常定睛不語者移時。蓋聞生之詞，接生之貌，愛生之才，若動隱情而口不可言耳。而生心亦未嘗一刻不在女也。為兩阻，絕步園中。後值晴霽，輟卷縱觀。適守樸翁命愛童持羅衣授生，童因尾生閒步。生指女室問之，童曰：「此吾鄰孫氏所居。其女名芳桃，改名碧蓮，年已十八，詩賦詞歌，琴棋書畫，刺繡工夫，無不完備精絕。早喪其母，未曾許配，故其父擇此居之。買一鄰女以伴蓮，姓曹，名桂紅，後改名素梅，少蓮娘二歲，視如親妹，無一問言，諳文墨，美

姿容，蓮娘之亞也。嘗於培桂軒中聯四景詩，迭為酬和，以為得趣。嘗謂梅曰：『國朝若開女進士科，吾期奪傳臚首唱，亦許爾共上不瀛洲。』聞者每羨，而卒無能睹一面、得一詞者。其父性喜外出探友，或竟日而返，或信宿而歸，歸則愛獨處一室而無親人。」生聞言，心神不勝踴躍，囑童曰：「為我嚴鎖外門，吾今愛靜，無事則免使他人入來。」童會生之意，唯唯笑曰：「吾固知此門鎖鑰匙非童不可也。」生初聞其為芳桃，忽憶師處所見，繼又聞其為碧蓮，猛省知微翁所云，於是念蓮之心更切矣。復題於壁曰：「直須杜門絕客，深下一團工夫，定叫鐵杵成針，不負遠來夙志。」客至，見之，咸以生不喜交接，故候謁者亦稀。生亦自謂數有可乘，乃私號「愛蓮子」，冀自遇於碧蓮，口占一詞，名曰《臨江仙》：

一睹嬌姿魂已散，滿腔心事誰知？東瞻西盼竟差遲。裝聾還作啞，似醉復如癡。我欲將心書尺素，倩人寄首新詩。個中暗與約佳期。不知何年更何月，何日更何時？

時有友李見旭拉生郊游，生與偕行，適數妓鬥草於得春亭下，詢之，皆樂平巷中名妓，一曰李月英，一曰高巧雲，一曰包伊玉，一曰許文仙。生亦喜花柳趣，心甚留愛，乃曰：「今日之行，觸眼見琳瑯珠玉，皆子美詩中黃四娘也。」同興談笑移時，偕至印月溪邊，睹鴛鴦浴水，粉蝶穿花，因曰：「諸妹俱士女班頭，吾欲擇其一，以蒂永好，先唱《憶秦娥》詞，能續成者即取之。」生徐曰：

春堤曲，一溪水漾新紋綠。新紋綠，鴛鴦弄日，晴沂對浴。

文仙執生之手，嘻嘻然應曰：

和風不斷香馥鬱，牆頭粉蝶相隨逐。相隨逐，雙雙飛入，花間並宿。《憶秦娥》

詞成，群口喝采。生敬且愛，期約而回。

坐窗下，花影橫欄，春香飄戶，有寂寥意。命童磨墨，拂箋揮一歌，使童歌之：

薄試輕羅散幽趣，鶯唇燕舌翻新句。東風引我入桃源，含笑桃花紅滿樹。問花何事笑東風？笑我不飲空歸去。我即解衣曲醇，醉春買樂紅芳處。只愁東風不久情，吹作一天輕紅絮。著意看花花不紅，百計留春春不住。春老花殘將奈何，袖薄難勝淚如注。

歌罷，同步於萬綠亭前。愛童揮小扇以逐飛蝶，生亦促之。忽二蝶爭花，墮花下，相抱不解。生折之，對童而笑。童笑曰：「物之性猶人之性，釋之，釋之，毋拆散姻緣也。」生棄蝶，成《西江月》詞：

三月韶光過半，一年勝景堪奇。傷春自個漫徘徊，偶睹游蜂墮地。款款柔情莫匹，殷殷吩咐一媒。惟期及早效于飛，不負花前一對。

越夕，生囑愛童守門，徑訪妓家。文仙出《嬌紅記》，與生觀之。曰：「有是哉！有始無終，非美談也。」留宿而回。

後日，守樸翁設宴，坐中紅袖，正前妓巧雲、文仙也。至晚，文仙自薦於生。

次日將別，守樸翁至，曰：「近來多冷落，文仙一名妹，欲留數月，以暢文興，才子佳人，光我莊園。」生歡甚，攜文仙劇飲於假山之小樓。時玉蘭開盛，又攜酌於蘭室，問柳答花，搜聯構句，兩相暢逸，名珍情會。生曰：「卿名不在楚蓮香之下，幸同枕席，誓不相忘。」文仙曰：「裡流澤藪，不足以辱君子。吾有一路指君，君其圖之。」生問其故。文仙指蓮室曰：「個中一女，姿容絕世，美麗超群，賦性聰明，詞華炳燁。吾有一友，竊窺之，羨曰：『美哉妙矣，諸好備矣，此誠無價寶也。』聞惟一侍女為伴，先結侍女之心，庶可漸入佳境。且以君之俊逸，無有求而不得者。然須慎之密之，毋炫巧致拙。」生拊掌曰：「是教當書紳，是情當刻骨，此言出在卿口，入在吾耳，幸毋他泄。」文仙曰：「君固不下申厚卿，我也不為丁憐憐，亦何疑焉。」乃取一犀簪，解一香囊留贈而別。生視之，親繡一絕句：

獨坐紗窗理繡針，一絲一絲費芳心。

從求知己親相贈，佩取慇懃愛我深。

生始感文仙愛己出於真誠，而情衣眷眷，不忍少忘。至年，素梅在生窗之左有海棠花，偷步摘之。愛童抱甕注水，適至澆花，戲謂梅曰：「吩咐偷花者，可一不可再。」梅曰：「一之未甚，再思可矣。」童曰：「一摘使花好，再摘使花稀也。」因以水濕其手，梅牽童衣拭之，反若有意於愛童者。童入室，謂生曰：「素梅在窗年，年雖少，有丰韻，可挑也。」生故出，擁其歸路。梅摘花而反，生喜揖之，梅懷不安之狀。生笑曰：

花下睹妖嬈，含羞稱萬福。

相對兩難言，花驚驚嘉目。

梅求路不得，曰：「先生當路於此，男女無以別於途。君子避女流，故不能少讓我也？吾非迷失女子，胡為關津留難？」生曰：「為汝初犯竊盜，今欲盤語奸細耳。」各嘻然相視而笑。生憶文仙之言，心自計曰：「不將我語和他語，未卜他心知我心。」乃戲問曰：「卿卿果芳桃之侍妹名桂紅者乎？抑果碧蓮之侍妹名素梅者乎？」梅曰：「先生止游詩書之府，何由知閨閣之名也？」生給曰：「吾昨夢登玉華山，至西天闕，入廣寒宮，履嫦娥殿，親得數名指示，故此積誠候卿。今得見之，正應佳夢矣。乞先為劉一春道意，後有萬千未談之衷曲也。」梅曰：「此春夢也。吾非小紅，便逞張生家語，吾當有一場發落！乍聞姑免究。」執花而行，復回顧，低念「劉一春」者數四。生尾其後，曰：「劉一春送。」梅戲應曰：「回！」生垂手頓足曰：「妙妙！女果以張生待我，則雖費栗斯、啞呀儒兒以事女，亦甘心也。」返室，愛童曰：「此女不速自來，焉得秋毫無犯，作無事人乎？」生曰：「事勿欲速，恐耳屬於垣，則名教掃地也，且喋喋利口，有無限風趣，此一物亦足以釋西伯矣。梅尚如此，蓮更何如。安排牙爪，以為降龍伏虎之計，此第一著也。」童曰：「牽腸掛肚在蓮娘，送暖偷寒在素梅，詐謀奇計在相公，熱心冷眼在小童。吾若守口如瓶，決不敗乃公事，好為之！」生暗喜曰：「成吾志者，子也。今日喪心病狂亦由汝，賞心樂事亦由汝矣。」

梅歸，對蓮各道生語，且有譽生意。蓮故作不理，偷書一歌於窗年。

鶯聲清曉傳春語，道說與遊人，趁我嬌華，莫放歌《金縷》。杜鵑一夜叫聲喧，呼淒風，喚苦雨。促吾直往天涯去，要尋樂地誰為主？

生至，味之，自覺蓮之留意甚速，喜焉如狂，曰：「且記此詞，為他日負賴表記。」然時或見蓮，則見其故逞百媚之姿，或微露可疑之狀，或掩窗自蔽，或以目流情，或與桂紅相謔，或正色不可動。假意真情，不可測識。而生亦未與蓮親接一語。且此有守桂，彼有桂紅，亦未敢深信。故會面雖屢屢，心旆雖搖搖，而每為首鼠之狀。

一日，生抱悶，步於牆西之別圃，轉至假山，見碧蓮俏妝輕服，面帶喜容，纖手露金鐲，捻並蒂花枝，視雙蝶鬥舞。蝶稍進，則隨而觀之。蝶漸近假山。生略少避，喜曰：「蝴蝶甚著人。」蓮已見生，故作不見，反翻袖促蝶。生逼近，曰：「古有司花女，於今見之，誠閨房之秀也。」乃整衣肅冠，施一長揖。蓮徐徐置花石上，含媚答禮，仍自執花，偷目覷生。生以正目視蓮，各默默者久之。生笑曰：「幽花如處女。」蓮舉花視之，曰：「此東坡閒話。」生指花枝低賦一絕曰：

卿手捻花枝，花敢與卿鬥。

卿貌覺羞花，花應落卿後。

蓮曰：「君不怕花怪乎？」生曰：「然則卿愛我矣。」蓮面紅，曰：「先生大膽。」舉扇自蔽，欲返。生前訴曰：「自見之後，未領笑語，企慕之悃，山高海深。每謂卿如瓊林琪樹，常欲在目前，奈咫尺天涯，勞心怛怛。昨睹佳句，今尋得此樂地，願借假山以為巫峰，縱委身風露，猶瞋目泉壤也。且《楚詞》有曰『樂莫樂兮新相知』，何太自鄭重如此？」因執蓮之扇而牽之。蓮假手放扇於生。目生，低聲曰：「讀書人但輕自己之手足，更不重他人之耳目耶？」生曰：「四無人聲，惟有子知我知耳。」蓮曰：「天知、地知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天地無陰陽乎？」■惶不能自持，遽執蓮手，曰：「到此地位，工夫尤難，此未語可知心者。雖鐵石打成心性，亦當慈悲嗟愍！」斯時也，生魂已飛天外。蓮曰：「妾，嬌體也，乃相煎太急，今日膽落於君矣！此情今當斷，君

亦何取於妾？且此何地也，此何時也，此何事也，妾與君何如人也，而敢犯禮侵義若是也？」力欲脫身，墮下金鐺。生方拾之，而素梅適至。

生避於樹下。梅曰：「料蓮娘被困，故獨馬綽槍至此，可同我回。」蓮與俱返，何若竦揚者，謂梅曰：「此生技癢，物觸便吟，豈其錦心繡口，故吐句皆若宿構耶？」梅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貌欺潘岳，見之豈不欲投果？」梅又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出語溫存，動容腴腆，必多情而重義者，今日反累彼懷抱矣。」梅又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遠之則可愛，近之則可畏，何也？」梅又笑而不答。蓮有慚色，欲行不行者久之。生尚兀立不動，形如槁木，心如沸鼎，方歎曰：「天乎，天乎！救兵卒至，解圍白登，所謂對面不相逢者乎！相見不相親，不如不相見。驚餌魚，傷弓鳥，何緣再得。」因作《行香子》詞，書於蓮扇：

山石之旁，紅綠齊芳。遇佳娥，正出蘭房。嬌嬌媚媚，巧樣梳妝。更好風韻，好標緻，好行藏。絕世無雙，不比尋常。盡吾戲調何妨。止應配我，個樣新郎。謾眼空勞，心妄想，興徒狂。

書罷，見扇骨上細刻「劉一春」三字，乃知蓮之念己，更覺愈不能遺。

至晚，蓮梅秉燭相對而坐。梅曰：「劉生顯兩番手段，皆為我等輕舉深入之故。試以幾日堅壁不出，彼敢斬關而入否？」蓮曰：「然。」遂強習女工。

生自假山會後，懵懵如癡，昏昏若寐，食焉而不知其味，坐焉而不知其處，寐焉而不知其旦；或入大堂，或趨講丈，或歸書室，或游別地，眼之所見，意之所接，皆假山也。蓋無根而情自固矣。書史之功頓廢，筆硯之事頓忘。或低吟樹下，或從步池邊，或登眺小樓，而蓮梅蹤跡，絕不可見。

一日，邀友楊文陵訪文仙。文仙迎生，有笑容，多喜意。少敘杯酌，酒半酣，欣欣相告曰：「別後思君，如心懸一物，恐妨君正業，不敢奉迓。前為君卜一筮，昨為君起一數，又以君年月日時與知命者推之，皆大魁之吉兆也。吾亦閱人多矣，多伶多俐，多才多美，無逾於君。當奮祖鞭，以看花上苑。得君捷，妾亦分榮矣。」生謝曰：「愛我哉！金石之論，可寶終身。」別文仙而歸。復至假山，春景融融，終不能忘前遇也。取錐刻一歌於竹：

四際春光入望中，杏開十里紅霞簇。
兩對黃鸝調嬌舌，三聲五聲新腔曲。
喚起離人百感傷，千愁萬恨填心腹。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雲雨巫山空二六。
何如一醉忘世情，同與七賢坐修竹。

書畢，轉至晴暉亭。有素紙一幅，柱上偶懸一針，生持之，且思且行。忽見小桃一株，夭夭可愛，猛記紅雨亭之詩。歎息曰：「此芳桃也，能解吾意乎？」乃以師處桃花掛屏絕句復以針刺之，以針定於蘭室之壁上而回。遇愛童持玉簪花來，種於花壇。命童往視蓮室。

蓮方繡一袋。童至，曰：「前見劉相公有香囊一枚，自謂精絕，今蓮娘所制更妙也。明當與賽。」蓮曰：「劉相公為誰？」曰：「名一春，字茂華，號熙寰，改號愛蓮子。」曰：「何處得來？」曰：「家重疊山華村之西。」曰：「何為家汝家？」曰：「吾主相識之子。」曰：「今何不去？」曰：「吾主延致攻書，圖其聳壘昂霄耳。」曰：「學問何如？」曰：「去年游泮，文武兩全，鴻才海富，逸思泉湧。」曰：「為人何如？」曰：「制行英卓，動容俊雅，立志溫和，趨向超拔。」曰：「家望何如？」曰：「故家子，讀書種，仁人之裔。杜中丞、郝中書欲謀為婿而不就，故今欲俟寶窗消息，可以知其為人矣。」蓮見生清揚逸灑，已動心注，而聞童之言，企仰愈真，謂童曰：「汝為劉生修一生譜牒，作一身行狀。」俟童回，私歎曰：「是天遣此生以貽相思之種也。初見若爾，後將奈何；見猶若爾，別將奈何！斷送一生，惟有此矣！」愈覺足不寧地，強梅以觀花為由，將窺生室。而愛童歸，正與生道及碧蓮詢生之語，立於窗年。蓮乃返至花屏間，見絕句：

凝目花間憶粉腮，一腔煩惱逐春來。
花如解得無聊意，長向劉郎悶裡開。
小門畫永春岑寂，安得斯人共一床。
自是洛陽花下客，劉郎不是老劉郎。

蓮謂梅曰：「汝解此絕意乎？乃改集句詩也。詩意極巧，小門『小』字，改『千』字也；一床『床』字，改『觴』字也；自是『自』字，改『曾』字也；不是『不』字，改『今』字也。初，劉原父以年老續婚，故謂『老劉郎』；今彼寓小洛陽為客，明示我以未曾有婚之意。然以岑寂，何預他人？而遽欲斯人共一床，則傷於欲速而無禮。」梅曰：「彼謂『斯人』者，何人也？」蓮曰：「斯人者，斯人也，必求其名以實之，則鑿矣。」與梅並立，久無語。梅曰：「何思？」蓮曰：「吾亦欲改集以和，適以詩答所窘，安排句法，已難尋較，是輸他一首矣。」梅曰：「還有一首。」袖出一絕，與蓮觀之，乃針刺成者。蓮見之，曰：「怪哉，怪哉！異哉，異哉！有是事哉！」梅曰：「何故？」蓮曰：「汝未知來歷。此吾作於母舅園中紅雨亭掛屏上，亦以金針刺成。此帖汝得於何地？天地間有此意外偶然事，其神運乎？其鬼輪乎？竟莫測所自也。」梅曰：「吾昨得於池右之蘭室。意謂蓮娘所書樣，於形跡太露；使出於劉君，不知何由得之？」蓮長吁曰：「是園素無外人，吾嘗由此無忌，今與我共之矣。又況豈無他人，當敵足縮步，輟筆息吟，以自韜晦。然吾書此時毫無著意，自今驗之，似字字有情。苟詩作憑，良緣天啟，則韓夫人之紅葉再流御溝何異也。」

正論間，生推門而至，見蓮、梅俱在，步又中止，倚花而偷望之。花面與粉面爭嬌，脂香與花香競馥，自不忍舍，歎曰：「凡間同人，可以療饑。」又歎曰：「碧蓮、素梅者，千萬人中兩人耳。」占詞二闕，書於手帙：

愛殺芬芳春一點，嬌姿壓倒楊妃。倚花注目已多時。枯腸聊上渴，餓眼暫充饑。對面重逢無妙策，費吾一段心機。何時親貼豔豐頤。玉釵掛吾首，羅袖拂吾衣。《臨江仙》

花滿枝，蝶滿枝，戀戀迷香不忍歸。迎暉曬粉衣。盼佳期，算佳期，盡付書齋懶睡時。春情許夢知。《長相思》

蓮歸，猶折花在手，蝴蝶繞花而飛，梅曰：「蝴蝶有情，相隨不捨，其為花乎？其為蓮娘乎？」蓮曰：「愛花則為花，愛我則為我，何怪蝴蝶之迷戀也。」命取筆，書一《愛花詞》於東簷之壁：

一枝花外漾新晴，賣花聲裡春光泄。正解語花嬌，山花子豔，後庭花未結。猛睹蝶戀花梢，也須索賞宮花，沉醉花陰歌笑微。待醒來，向柰子花前，木蘭花畔，鬥百花奇絕。莫放雨中花謝，落路花飛，斷送了賞花時節。等閒間落花紅滿地，又早見石榴花放迎新熟。金錢花散美人愁，菊花新處情人別。冷清清開到臘梅花，意孜孜揉碎梅花雪。（二十牌名）

後生見之，料蓮所作，笑曰：「花固可愛，豈知春可惜乎？」對一《惜春詞》，並書於後：

春從天上來，春霽和風扇淑。沁園春景巧安排，花柳分春，有流鶯宿。單衣初試探春令，喜的是畫堂春滿，錦堂春足。那更慶春澤畔，正肆消春水來，有魚遊春水分波綠。玉樓春盡日初長，忽看海棠春放，春光好，好看無拘束。又何如登帝春台，賞漢宮春，謾醉春風中，齊唱徵宜春令曲。休輕放絳都春光，武陵春去，春雲怨惹愁眉蹙。（二十牌名）

題罷，回至壇前，抱膝而坐，心自計曰：「吾之見蓮者，邂逅也。吾之寓此者，暫也。吾之窺蓮者，私也。蓮之愛我者，幸也。彼此之傳情歌詠者，禮所禁也。吾志之所期者，未可必也。知微翁所云者，渺茫之數也。而蓮之年則已及笄，而必有他適矣。吾欲乘邂逅之暫，觸禮之所禁，僥倖以行吾私，焉保其不他適而必符此數、必遂吾志乎？使我後日要丑婦，則我當為我惜，而彼亦當惜我。使彼終身伴拙夫，則彼當為彼惜，而我亦當惜彼，眷眷情緒，兩下湮沉矣。然既生春，又生蓮，天若行方便，必無此事也。」悵悵然自為問答者久之。又欲至文仙處以散積悶，值守樵翁帶二歌童攜酌於閒開堂。生醉甚。翁樹大厄勸生，生力辭。守樵

翁曰：「吾羨子有八斗之才，倚馬可待，今以情字為韻，若能立就一絕句，吾當代子飲之。」生即應曰：

燕春台外柳梢青，畫錦堂前醉太平。好事近今如夢令，傳言玉女訴衷情。（八牌名）

守樸翁素質直，初不知生之寓意有在也，但笑曰：「玉女，即嫦娥也。今秋必要高中。」盡歡而別。

後蓮睹生所對之詞，歎曰：「何物老奴生此寧馨兒！美口聲，錚錚乎敲金戛玉；賣俊俏，藹藹然惜玉憐香。如百戲場中子弟，件樣精通。風月前容吾二人唱和，足稱勁敵。悠悠蒼天，悠悠蒼天，有志難酬！仰呼無益，萬般心緒付之一聲歎呀！若錯過此生，則春風徒笑我矣。」乃以春、花二字結之。

雕欄春色上花梢，花底春鶯巧更嬌。

春為花開添富貴，花因春到逞嬌嬈。

花容不久春空老，春景不多花暗消。

幾欲留春了花言，落花春夢杳迢迢。

蓮以此詩書於片紙。偶愛童持瓦盆到池邊覓取小魚，梅見之，親至，問：「欲何為？」曰：「劉相公近因興悶，欲取置几案，竊其活潑之趣耳。」梅遞蓮詩於童，曰：「興趣在此，何以魚為。」童曰：「何故？」梅曰：「汝不見《愛花》、《惜春》二詞乎？今兩個合而為一，見之則興自活潑矣。」童持歸奉生。述梅之言。生閱之，不覺鼓舞。

自是，蓮常凝目窗年，又恐生之見，又恐生之不見；意欲絕生，情不忍絕，意欲許生，身不敢許；每羞澀依依，有不可形狀意。面對小軸，乃《美女怯春圖》，蓮戲之曰：「吾因春無奈耳。爾無知，何作此鬱結狀也？」乃賦於其上曰：

萬斛新愁眉鎖住，憑欄不賦啼鶯句。終朝理恨幾時舒，良工難畫相思處。多情對此愁如結，心隨風逐沾飛絮。不如將心托筆寄丹青，落得不知春歸去。《步蟾宮》

又書一詞於綠窗之側，濃淡筆，短長句，以堅生志、寫己怨也。

春山愁壓慵臨境，憶芳菲，嗟薄命。望中煙草連天，座裡花陰斜映。空度流年，虛浪美景，誰把佳期牢訂？對景怨東風，無語垂簾靜。狂風浪蝶多情興，爭抱一枝紅杏。鷓鴣隔樹喧聲，喚動惜春心性。燕子雙雙，鶯兔對對，花也枝枝交並。

蓮書未畢，因慶娘處女使至，亟入接問。少頃生至，誦之，知其為《晝夜樂》詞而未填成，取筆續之曰：「百物總關情，何事人孤另。」（《晝夜樂》）時鸚鵡處於檻內，連呼「有客」。生曰：「客是誰？」蓮於內低應曰：「忽到窗前，疑是君矣。」自為捲簾，見生猶執筆而立，對生曰：「有客，有客。」生執其筆，相揖於隔窗。生曰：「只分窗內外耳。我見蓮娘多嫵媚，想蓮娘見我亦如是也。」蓮未及對，忽回首，梅立於後。曰：「所言公，公言之。」蓮逸別室。生曰：「主人何避客之深也？」猶不忍去，撫窗窺內。梅亦曰：「何為至此？得非欲窺見室家之好乎？」生曰：「為室家不足，無奈看花洛陽，以收天下春。」梅又含意曰：

「先生儒者，當折桂枝，醉春紅，占春魁。今穿花至此，豈三年力學不窺園者乎！」因笑倚窗側，以袖拂生。生亦倚身窗年，以手撫梅曰：「蓮娘情何如？」曰：「不濃不淡。」生曰：「繡戶春風暖，想蓮娘心熱矣。」梅曰：「青燈夜雨寒，恐先生心冷耳。」

正譔間，蓮至，命梅煮茶。梅少退。蓮至前，將露私言，似欲接手，而童已至。梅內指曰：「鬼僕又來矣。」各默默而散。童曰：「適來王謝諸公來訂文會，叩門至軒中。吾善計回之去。恐夜來攝蹤，識破行徑，故唐突而來請。」生曰：「甚是。」步至東，坐於湖山石上。愛童拂拭落花。生曰：「昔日相逢，碧桃初放，今梅酸澀齒，春氣將闌。天上好景，人間樂事，顧不為我留也。」作詞送春：

殘花無奈黃昏雨，那更更長苦。枕頭聽得子規啼，叫道春光今去幾時回。東君不管離人老，花信憑誰討？一生須得幾青春，盡在書齋做個憶春人。

次日，生憶玩詞之處，已沉感蓮之惠然肯近，而尚未能接一心話。會愈多則情愈戀，話更難則念更深，雲破月來之時，花落門扃之際，皆惱人滋味也。占《賀聖朝》詞：

癡心偷步巫山下，枉自擔驚怕。胸前著次，心腸乾熱，誰人堪話。書中之女千金價，甚日青鸞跨？心似風箏，身如傀儡，懸懸牽掛。

又《春光好》：

春已矣，樹浮青。少啼鶯。數點催花雨，美聲不可聽。心事千頭千腦，幽齋孤影孤形。誰問玉人曾約否？半應承。

又三字詩：

月升樹，花影重。酒未醒，愁又濃。

蓮亦自見生之後，常無言靜坐。素梅侍側，一日視蓮，久不移。蓮曰：「視我何為？」梅曰：「近來善風鑿，能摸心相。」蓮曰：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口內無言，心中有事。」蓮曰：「然，今日情思不爽。兼倦人天氣，恨不能寄愁天上，否憂地下，第取琴，試操一曲，餘音似前弦。」梅為之設幾焚香，置琴於上，蓮方整弦，遽曰：「指力倦，琴音散，不若以棋較勝負。」梅又為之設棋枰。下未終局，遽推枰而起，自理繡工。又曰：「眼昏，不便針線，暖酒較手技可也。」酒至未飲，則曰：「恐醉，姑置之。」梅曰：「消遣我太甚。今日何異常日？如此，信必有故。」蓮曰：「予實不知。」梅曰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矣。」蓮曰：「無浪言，為我捲簾，細數落花，何如？」梅掀簾，曰：「外間共情甚不美。」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綠暗紅稀，飄零顏色，春去矣。」蓮喟然曰：「春去乎？春亦解誤人乎！」梅曰：「春不誤人，人有誤春者。」蓮曰：「吾惜春，非誤春也。」梅曰：「惜春何不留春？」蓮曰：「春肯為我留乎？」命取手軸，書曰：

夜雨生愁

煙雨妒春聲不歇，無故把繁華摧折，看歌網留青，斜欹花瓣，不放東君別。隔檻下香和恨結，淚滴處衣羅凝血。正冷落佳人，柴門深閉，剛是愁時節。《雨中花》

春風積怨

春風幾度，空把青年誤。古道堆紅無數，妝點東君歸路。樂事於今半已空，園林綠遍消紅。咫尺窗紗，萬里衷情，吟付東風。《青玉案》

靜裡淒寥

鬧嚷嚷春景無涯。近一簇香車，遠一簇香車。兩節風攪攘韶華。打一夜梨花，飄一夜梨花。心病也，意兒慵，對一霎紗窗，倚一霎紗窗。情重也，淚兒枯，歎一聲冤家，念一聲冤家。恁黃昏簾幕重遮，鼓一部青蛙，送一部青蛙。《閨怨蟾宮》

望中索莫

小鳥窺人驚枝去，一聲啼歇。蓮方書，梅笑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年多時矣。」蓮曰：「何不早言。」欣然投筆而起，控首外望，乃誑也。蓮甚不快。遂置前詞，和衣而臥。而生果至。梅復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前候久矣。」強這不能起。久之。梅誑生曰：「蓮娘見君至，反就枕。」生曰：「其似恨我乎？」梅曰：「非惟恨，抑且恨。」生曰：「容我一見請罪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君罪太多，罪不容於請。」曰：「我得何罪？」梅曰：「竊窺鄰女，眼罪也；吟賦詩詞，口罪也；攀花弄管，手罪也；勤步窗前，腳罪也；用意輕薄，心罪也；私聞竊聽，耳罪也。然連日疏闊，一身都是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前諸罪可恕，末後一罪，我自認之。」遂悒悒而回。

至晚，蓮於枕上問梅曰：「劉君此際果岑寂否？」梅曰：「有守桂在。」蓮曰：「汝比得守桂否？」梅笑曰：「然則蓮娘其岑寂乎？春色惱人眠不得，當坐以待旦。今日春闌，當高枕無憂矣。」蓮不答。少刻，梅假睡，蓮頻呼之，不應，曰：「年幼未諳傷春也。」梅聞之暗笑。蓮視殘燈尚在，起而獨坐，書一歌：

望中索莫

小鳥窺人驚枝去，一聲啼歇。蓮方書，梅笑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年多時矣。」蓮曰：「何不早言。」欣然投筆而起，控首外望，乃誑也。蓮甚不快。遂置前詞，和衣而臥。而生果至。梅復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前候久矣。」強這不能起。久之。梅誑生曰：「蓮娘見君至，反就枕。」生曰：「其似恨我乎？」梅曰：「非惟恨，抑且恨。」生曰：「容我一見請罪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君罪太多，罪不容於請。」曰：「我得何罪？」梅曰：「竊窺鄰女，眼罪也；吟賦詩詞，口罪也；攀花弄管，手罪也；勤步窗前，腳罪也；用意輕薄，心罪也；私聞竊聽，耳罪也。然連日疏闊，一身都是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前諸罪可恕，末後一罪，我自認之。」遂悒悒而回。

至晚，蓮於枕上問梅曰：「劉君此際果岑寂否？」梅曰：「有守桂在。」蓮曰：「汝比得守桂否？」梅笑曰：「然則蓮娘其岑寂乎？春色惱人眠不得，當坐以待旦。今日春闌，當高枕無憂矣。」蓮不答。少刻，梅假睡，蓮頻呼之，不應，曰：「年幼未諳傷春也。」梅聞之暗笑。蓮視殘燈尚在，起而獨坐，書一歌：

望中索莫

小鳥窺人驚枝去，一聲啼歇。蓮方書，梅笑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年多時矣。」蓮曰：「何不早言。」欣然投筆而起，控首外望，乃誑也。蓮甚不快。遂置前詞，和衣而臥。而生果至。梅復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前候久矣。」強這不能起。久之。梅誑生曰：「蓮娘見君至，反就枕。」生曰：「其似恨我乎？」梅曰：「非惟恨，抑且恨。」生曰：「容我一見請罪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君罪太多，罪不容於請。」曰：「我得何罪？」梅曰：「竊窺鄰女，眼罪也；吟賦詩詞，口罪也；攀花弄管，手罪也；勤步窗前，腳罪也；用意輕薄，心罪也；私聞竊聽，耳罪也。然連日疏闊，一身都是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前諸罪可恕，末後一罪，我自認之。」遂悒悒而回。

至晚，蓮於枕上問梅曰：「劉君此際果岑寂否？」梅曰：「有守桂在。」蓮曰：「汝比得守桂否？」梅笑曰：「然則蓮娘其岑寂乎？春色惱人眠不得，當坐以待旦。今日春闌，當高枕無憂矣。」蓮不答。少刻，梅假睡，蓮頻呼之，不應，曰：「年幼未諳傷春也。」梅聞之暗笑。蓮視殘燈尚在，起而獨坐，書一歌：

望中索莫

小鳥窺人驚枝去，一聲啼歇。蓮方書，梅笑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年多時矣。」蓮曰：「何不早言。」欣然投筆而起，控首外望，乃誑也。蓮甚不快。遂置前詞，和衣而臥。而生果至。梅復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前候久矣。」強這不能起。久之。梅誑生曰：「蓮娘見君至，反就枕。」生曰：「其似恨我乎？」梅曰：「非惟恨，抑且恨。」生曰：「容我一見請罪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君罪太多，罪不容於請。」曰：「我得何罪？」梅曰：「竊窺鄰女，眼罪也；吟賦詩詞，口罪也；攀花弄管，手罪也；勤步窗前，腳罪也；用意輕薄，心罪也；私聞竊聽，耳罪也。然連日疏闊，一身都是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前諸罪可恕，末後一罪，我自認之。」遂悒悒而回。

至晚，蓮於枕上問梅曰：「劉君此際果岑寂否？」梅曰：「有守桂在。」蓮曰：「汝比得守桂否？」梅笑曰：「然則蓮娘其岑寂乎？春色惱人眠不得，當坐以待旦。今日春闌，當高枕無憂矣。」蓮不答。少刻，梅假睡，蓮頻呼之，不應，曰：「年幼未諳傷春也。」梅聞之暗笑。蓮視殘燈尚在，起而獨坐，書一歌：

望中索莫

小鳥窺人驚枝去，一聲啼歇。蓮方書，梅笑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年多時矣。」蓮曰：「何不早言。」欣然投筆而起，控首外望，乃誑也。蓮甚不快。遂置前詞，和衣而臥。而生果至。梅復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前候久矣。」強這不能起。久之。梅誑生曰：「蓮娘見君至，反就枕。」生曰：「其似恨我乎？」梅曰：「非惟恨，抑且恨。」生曰：「容我一見請罪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君罪太多，罪不容於請。」曰：「我得何罪？」梅曰：「竊窺鄰女，眼罪也；吟賦詩詞，口罪也；攀花弄管，手罪也；勤步窗前，腳罪也；用意輕薄，心罪也；私聞竊聽，耳罪也。然連日疏闊，一身都是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前諸罪可恕，末後一罪，我自認之。」遂悒悒而回。

花落啼鴉後，紛紛逐晚風。與我似相識，輕輕入簾櫳。春色殊憐我，傍我頻相從。春光何富飾，也敗風雨中。妾顏花作面，春去誰為容？膏沐懶去事，綠雲成飛蓬。蘭室怯情曉，停針倦女工。春去知還在，春疇情轉通。驀地有長歎，茫然興復空。寄語傷春者，為我惜飛紅。

越數日，生與其友關世隆、張文杰者，游酌於園中。未幾，諸葛鈞至，相與暢飲於萬綠亭。世隆曰：「今日劉、關、張復會於桃園，可無侑酒者乎？」文杰笑曰：「憑軍師處之。」生曰：「吾熟一妓，招之則來。平一點紅，足以消酒。」遣人邀文仙，則已去跡多日矣。生少興，勉強聯句，俱至大醉。生滌手，獨至池邊。適蓮捲簾，面池獨立，因生手揮殘瀝，授一帕於外，帶一香囊。生拾之，左右瞻顧，欲以稱謝，而愛童先諸友至。蓮遙見，長吁避之。生忌友之覺也，即也偕返，送友出。命童訪文仙所在，乃知鴛兒之故，欲賣之，恐其不允，貽之行者。故去數日，而生不知也。生聞，似有所失，舉蓮帕，檢視繡袋，更憶文仙所贈，又亂一心曲矣。作詞念之：

章台多柳枝，此枝世稀有。愛爾美恩情，到我十之九。別來夢亦勞，天涯幾翹首。思卿卿在心，念卿卿在口。料卿也同心，有我相思否？

又因投帕之惠，扣手歌《鳳凰閣》詞：

記當初花下，分明傳約。思量就把芳心托。豈料書生福薄，竟成空諾。能勾向他行著腳？你也不合，常把眼來睨著。怎知書幌添蕭索。奈何哉，這病根幾時芟卻。直若到空梁月落。

自後蓮情愈濃，心懷恍恍。素梅亦悉蓮之情，恐蹈他故，再四以言語而試之。蓮笑曰：「汝欲以絳桃碧桃、三春三紅之事待我，如傷風敗俗諸話本乎？」梅曰：「此事恐非兒女子所可自行。劉君前程萬里，自遠大之器，就之恐玷彼清德，絕之恐喪彼性命。差毫釐而謬千里，其端在此。勿謂素梅今日不言也。」蓮正色曰：「何以劉君為惜哉！女子之身，賤之則鴻毛，貴之則萬金也。鼎當有耳，豈不聞女子妄從可賤，汝弗疑。」長歎不語者移時。復謂梅曰：「自思天下有淫婦人，故天下無貞男子。瑜娘之遇辜生，吾不為也。崔鶯之遇張生，吾不敢也。嬌娘之遇申生，吾不願也。伍娘之遇陳生，吾不屑也。倘達士垂情，俯遂幽志，吾當百計善籌，惟圖成好相識，以為佳配，決不作惡姻緣，以遺話巴。吾度劉君之意無不可，草草之事不難為，而所以不敢輕舉妄行者，蓋長慮卻顧耳。然劉君之用情於我者，專矣。日月丸跳，如隙駒墜蛇，深欲息意不思春，恐報劉君之日短也。」作一詞：

一睹仙郎腸欲斷，斷腸枉自癡癡。癡心長日擬佳期。期郎還不定，定有害相思。思深偏切愁人夢，夢中添下孤，惶淚滴幾多時。時動文君想，想在俏相加。《臨江仙》

倚床而坐，體若不勝。梅曰：「弱體不勝衣，為郎憔悴多矣。」蓮曰：「憔悴無傷，恐不能自憔悴而止也。」梅亦慮老父覺之，勸以勉強笑語。良久，蓮笑謂梅曰：「汝年紀長矣，名桂紅不諧，私呼汝為紅娘可乎？」桂紅笑曰：「蓮娘欲作崔，使劉君為張乎？今外無高牆。內無夫人，旁無和尚，鄰無犬吠，以培桂迎春為普救西廂何不可？而願時時清白，刻刻崖岸，則向所云『不敢』者，真也？誠也？偽也？假也？」蓮面有慚色，徐曰：「吾欲尊汝故爾，誰為汝演西廂記也？」梅曰：「以桂紅呼紅娘為尊，莫若以素梅為媒婆之為愈尊也。」蓮默然含淚曰：「吾於劉君幸無失德，自以汝可寄心腹，故不少存形跡。今汝舌劍唇槍，吾何為吞聲忍氣？吾拼索性，汝做得乾淨人也？」梅執蓮手，跪而告曰：「吾為戲言，娘何僻見乎？生待我若親，賤奴豈草木人耶？」蓮曰：「汝知否，劉君尚未娶故耳。」

至晚，具雲履一雙，美女一軸，金扇一柄，水晶糖一匣，自取一迷，令梅饋生。梅佯曰：「吾無副，不可行。」蓮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彼若敬主及使，汝自解紛。」

梅欣欣而行。至迎春軒，獨見愛童，而不見生。將回，童出挽之。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耶？」梅曰：「『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』，是以來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是以去。」童曰：「凡物必有偶，劉相公已心匹蓮娘，吾與汝未有下梢，汝若肯捨身普施，吾當得好眼看承。兩人深相結，共保快活無憂也。」梅不答。童強之入，與共坐於北窗之小床。梅曰：「非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汝事劉相公久，學無賴賊作偷花漢耶？且劉相公尚未有成說，爾何敢僭先？」童曰：「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劉相公亦讓我一頭地矣。」為之攬定香肩，持素手，鬆鈕釦。而生睡已起，遽推門出，見二人之狀，戲之曰：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耶？」童曰：「非敢越禮，待欲小試，為行道之端耳。」梅有慚色，斂衽整衣曰：「君可謂入幕之賓矣。」因視童而微笑。生亦目童，作搖首狀，童即避出。生執梅之手，引就坐，曰：「吾設此位以待爾久矣。今日之事，須極熱為之。」梅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」生曰：「蓮娘之意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已受重戒而來，不許，不許！」乃以碧蓮徹夜念生岑寂之語、假寐之事，悉對生述之。生曰：「肯念我之岑寂哉？得蓮念，勝天憐念矣。然念念不忘，我心更切也。」又曰：「汝年幼，未諳傷春，我當教汝。」梅曰：「汝男子，那識女情？我亦生而知之，不勞尊誨。」因袖出蓮所貽者與生，曰：「此蓮娘雅贈，欲得君詳一謎也。」生細玩之：「雲履無底，美女胸。」笑曰：「吾揣其意回之。」

禁足書窗年，幽懷且放開。

謾言心地熱，苦盡自甘來。

生曰：「是否？」梅曰：「得之矣。」梅回，見童於窗年。童曰：「恐蓮娘冷靜，代汝奉陪。」又附耳曰：「謝我方便之恩。」徑自笑回。

至晚，生以香扇墜一個，玉縑環一副，枕頭席一領，老人圖一幅奉答。囑童奉蓮，曰：「亦欲詳一意耳。」蓮收之，復於生曰：

要弄偷香手，終存竊玉心。

若能同枕席，永賦白頭吟。

生得之曰：「知我者其蓮乎！」

自此以後，雖絕步於園中，而馳心於池側者不能忘。乃抵書投地曰：「原初來意，本欲尋新溫故，以期進取。今所遇若是，雖孔情墨守，何以堪之。抽黃數墨之心，易為倚翠偎紅之句；登天步月之想，翻為尤雲雨之情。然只愁佳人難再得，不憂富貴不逼人。」書一短詞於扇面：

寂寂寥寥度此春，朝朝暮暮兩眉顰。重重疊疊眼添新。句句聲聲心裡事，孤孤子子客邊身。思思想想意中人。《浣溪沙》

帶愛童，鎖外門，赴叢芳館會。

蓮偶至軒前，撥紙窗窺之，見琴側有一對云：

惜花恨春去，折桂待秋來。

又見紅紙帖云：

覓蓮得拳藕，折桂獲靈苗。喜事福人書

蓮細思不能解。適幾上有幅花箋，乃書一歌行，並二絕句：

自思忽自笑，甘為何人等？

句中說秦晉，筆底約朱陳。

我意欲作假，君心要認真。

（啊）聞道洛陽花似錦，偏我來時不遇春。

絕句：

月清秦閣冷，雲近楚山低。

春色剛來至，東君錯放歸。
霜節透高枝，橫窗月上時。
成林應有日，可待鳳凰棲。

素梅忙至，曰：「此劉君寓室也，那敢獨行！幸不至，使其卒至，則書室為陽台矣。」蓮曰：「好容易！是誰敢？」梅笑曰：「極會，敢極。誰敢者，劉先生也。」蓮曰：「吾亦不敢。」梅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蓮曰：「吾亦不願。」梅曰：「願是不願，不願是願。」蓮曰：「吾無願乎爾，子為我願之乎！」梅曰：「兩相情願，各無異悔。」蓮不答，亦不欲行。梅曰：「忠言不入，炫玉求售，非計之得也。」徑先去。蓮初意以生無一面之識，無一絲之因，適一時之遇，才一窗之隔，今而至於朝暮見，且兩月餘，男子所無之事，識禮甘犯之，而尚不及罄一心談。著意制《桃源憶故人》及《賀新郎》二詞，梅睡，懷以探生。偶生他出，意已不憚，又值素梅見之，不可久待。乃留一戒指並原制二詞於詩箋上，以界尺壓之，仍閉窗而去。

生歸，童先見而拾之。至晚，生就月坐於壇前。童曰：「適於幾上得解慍方二紙，寬愁散一枚，可以療鬱結之疾。欲得之乎？」乃以詩箋、戒指呈生。生曰：「得於何來？」童曰：「此必蓮娘之貽，親至不遇，留而去之。然幸吾先收，使他人得之，奈何！」生曰：「彼亦諒吾室無別至者故耳。然機不密則害成，當用為戒。」生誦之，至「放歸」「不遇」句，思蓮有枉就意，深自悔曰：「近來跬步不出，不見親次玉趾，今遇爾他適，即失此良晤，豈職亡而來與？豈好事多磨而然與？數之窮、命之蹇、緣之慳、會之難、運之厄、遇之否，一至於此！信事之成，不在於人之計較也。」乃集古詩成興體四章：

林有樸□，其葉萋萋。靡日不思，西方美人。
野有蔓草，維葉萋萋。窈窕淑女，洵有情兮。
山有蕨薇，其葉■■。我之懷矣，曷其難忘。
隰有萋楚，其葉蓬蓬。子無良媒，憂心有忡。

林有樸四章，章四句。又深思：「留一戒指，不知寓何意？或戒我休折野花乎？或戒我休生妄想乎？或戒我休忘此情別？或戒我休荒書史乎？或戒我休得苦心頭乎？或戒我休得急心性乎？或戒我休得遽思歸乎？或戒我休對人前說破乎？」心焉惶惑，排解更難。而蓮又以微恙少出，素梅終夜不離左右，生欲求一面而不可得，乃畫蓮花一枝，尚已像於側，名曰《愛蓮圖》，懸於書壁，常常對之。想其坐，則曰「座上蓮花」；想其貌，則曰「面似蓮花」；想其詞，則曰「口出蓮花」；想其行，則曰「步步生蓮花」。又畫梅花一枝，題其上曰：

鐵石肝腸冰玉肌，風中雪裡逞標枝。
慇懃結爾一知心，為春傳送新消息。

每對此二書，則悠悠蕩蕩，愁喜交集。一日微雨初過，躍魚戲水，生帶愛童，釣於隔浦池。吟云：

化龍原有日，暫伏在清流。萬丈深潭難設計，且將蚯蚓釣鼈頭。早上金鈎，早上金鈎。

蓮先見之，謂梅曰：「劉君未諳釣術，所謂水濱之役夫也。」梅曰：「釣術何如？」蓮不答。梅喻其意，掀簾指生曰：「臨淵羨魚，何不退而結網？」生聞之，即抵窗前。梅遽閉其窗曰：

休慳佳懷休假呆，好將啞謎細論猜。
我家門戶重重閉，春色緣何得人來？

生索然沮興，曰：「前日佳情方沐，而今日又復變卦，焉得以隔浦池目為浣溪沙，以培桂軒著作回心院乎？」即棄釣歸室，將愛童而睡。

睡起，即令童取酒，飲至醉，枕書隱几。聞叩門聲，放之入。乃金友勝，因至書坊，覓得話本，特持與生觀之。見《天緣奇遇》，鄙之曰：「獸心狗行，喪盡天真，為此話本，其無後乎？」見《荔枝奇逢》及《懷春雅集》，留之。私念曰：「男情女欲，何人無之？不意今者近出吾身，苟得遂此志，則風月談中又增一本傳奇，可笑也。」送友勝出，愈醉不可及，復隱几而臥。

又聞叩門者，乃守樸翁內姪汝和也。是人刻而妒，奸而險，唱和每出生下，而反好勝，生稍輕之；又嘗對生求守桂，生不與，故有憾於生。是日偶至，見生窗有《燭影搖紅》一詞，盡含風味。且素知他側居一女，心甚疑之。而生尚酩酊，汝和因強生解其詞。生朗誦一遍，因被酒，漏言曰：「吾心可成金石，雖蘇張更生，弄轉圓之舌，不能問我愛也。」汝和乘醉以言挑之，生笑曰：「吾始睹其貌，心之而不置，吾既得其詞，手之而不釋，意者同志相得與？」汝和故作不解。生吟曰：

隔漢美姬，女中解魁。今朝重睹西施。奈情猿怎持？興言念之，心如醉兮。縱然今夜于飛，恨佳期已遲。《四字令》

汝和曰：「此事何所據？」生袖出碧蓮《桃源憶故人》詞遞汝和觀之，曰：「汝虛甘罪，所供是實。」愛童計不知所出，適欲接之，而汝和即懷去。生曰：「自我得這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！」又大笑就寢，童捧之而睡。至夜半言之，而生瞋然不記也。徐徐問其詞，生曰：「昨日果大醉耶？」童尤之曰：「三爵不識，矧可多乎？小事糊塗，而大事亦糊塗，此何等事，而可不避人耳目？風流罪過，已今供招，而又虛名實禍者，奈之何！且耿生素肯發人之私，今又得此，必是報聞於吾主，自疑圖禍隙矣。久念使人驚怖。」生彷徨曰：「怪哉！喜為憂根，福為禍本，吾志從此休，吾行從此劣。豈非禍從手發耶？」又曰：「吾固無足惜，奈玷蓮娘何！乃知酒之流禍矣。許文仙真聖人也，許文仙真聖人也！」因繞幾而行。童亦不樂。生曰：「汝未知我心，近日心事有勢不得行者，但欲醇酒求醉耳。」

至午，守樸翁招生與汝和飲於私室，生再四不欲行，久之，曰：「詩云『豈不欲往，畏我朋友』。我之謂與？」勉強赴酌。汝和對生微笑，曰：「酒道真性。」又曰：「勿憂，明早還汝。弟憐幾月好用心，羨汝一人獨專樂耳。獻出守桂，自有商量。」生遂雜以他詞，幸守樸翁不覺。生乃俯意卑詞，小心貌，不敢出氣。汝和揚揚自得，略不為禮。生勸以大觥，汝和曰：「爾亦欲吾醉，乘中處事耶？故不飲。」生亦不能對。愛童行酒，心抱不平。偷至汝和窗年，濕紙窗窺之，見蓮詞壓於硯側，喜曰：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可謂慢藏矣。劉相公之福，孫蓮娘之幸也。」逾窗竊取而歸。

生別汝和，不勝忿懼，而愛童呈是東詞，道其所由。生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撫童背謝之，曰：「微子，則吾不知所終矣。仿幸全璧歸趙，如合浦珠還，深荷百朋之錫，縱彼能吹毛求疵，亦與白賴而已。」

後汝和失東所在，意童竊去，呼童質之，將欲白於守樸翁。童懼，先於守樸翁處短之，且捏訴以妒生之故。而是日，生之家童至。生父母以生久不歸，因召之。生默然。然以耿子為嫌，「吾且歸，可以消猜釋忌。」故辭翁欲行，而終不能捨碧蓮也，作回文一絕：

牽情最恨別，人仙美少年。

又詞一闕：

風裡楊花輕薄性，銀燭高燒心熱。香餌懸鈎，魚不輕吞，枉把鈎兒虛設。桑蠶到老絲長絆，針刺眼淚流成血。思量起枯枝花朵，果兒難結。海樣深情忍撇，似夢裡相逢，不成歡悅。出水雙蓮，摘取一枝，可惜並頭分折。猛期月滿會■娥，誰知是初生新月。折翼鳥，甚是於飛時節。」《花心動》

生將行，私囑童曰：「耿生為吾所輕簡，實為汝故，致成嫌隙，汝亦當自愛。吾去後，老翁前有萋萋，汝亦當周旋粉飾。」童曰：「相公至此，愛敬者無分小長。此人齷齪傲視，吾家大小皆嫌。吾已於主翁前道過，彼雖置萬喙，決亦不信。但行矣，不久且當奉迎。」生至園中，見蓮閣緊閉，料不得見，作詞付童曰：「蓮娘處為我申意。」即日辭行。

汝和終有憾於生，於翁前暴其過。翁終以先入之言為主，而心不直之，乃曰：「劉生至日，吾夢見池中一鯉化龍，一春即乘之而去。吾重其所夢，慕其為人，因處之於此，期飛揚為吾光。且視彼待汝亦謹厚，故汝陷人不義，乃面朋面友耳。吾不願汝曹有此

行也。」汝和愧且恨，自至生寓，見窗壁題吟，愈嫉之。托以覓生為由，徑達蓮所。

時蓮與梅共坐窗下，相與談生，曰：「久不見劉生，近日不知作何狀？」梅曰：「劉君者，國士無雙，人物第一，必非久下人者也。」蓮曰：「何謂？」梅曰：「劉君有何郎之貌，有子建之才，有張敞之情，有尾生之信，惜其淹揚子之居，塞田洙之遇，是以晝興賈生之歎息，夜懷宋玉之悲傷耳。今午與之會，如飲醇醪，不覺自醉矣。」蓮曰：「吾所見亦然，但昨晚夢劉君別我而回，我留之，彼云：『被人妒陷，聊以避謗。』初不知其故也。」適耿汝和直至前，蓮與梅不及避。汝和遽曰：「劉熙寰在否？」梅曰：「吾處深閨，君處書室，是惟風馬牛不相及也。孰為熙寰？君為誰？其誤入桃源矣。」汝和曰：「吾乃耿相公，為《桃源憶故人》故至此。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」梅無以對。汝和又誑曰：「劉一春本微家子，吾輩羞與為伍。今得罪於吾翁，已作逐客，決無復來之理。汝若戀戀有故人情，乃明珠暗投耳。」徑拂袖笑聲而去。

蓮聞之，惶惶如有失，嗚嗚不能語。茫茫無容身之地，謂梅曰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此必劉君不能自慎，以致露醜於人。情慾之事可遭，失身之罪難逃。今後宜吞刀割腸，飲灰洗胃。免使青蠅玷玉。」少頃，又見汝和昂然往來於隔池，揚言曰：「迎春軒今為吾行樂窩矣。」蓮曰：「劉君必被此人妒陷無疑，斂跡避狂，料有以也。」梅曰：「劉君挽不留，耿子推不去。使劉君若在，豈使耿子至此！」值守樸翁至，汝和潛回。蓮令梅密扃其窗，非事則不啟，以避耿也。

次日，愛童叩窗不獲，轉至欣欣亭後，見蓮、梅共立於石榴樹下。蓮急喚入，問其故。童亦為生諱之，蓮懷少釋。童出袖中雲箋，曰：「此劉相公辭帖也。」折觀之：

萬種相思未了償，被人生嫉妒，又參商。花前笑語尚留香。輕別也，能得不思量？ 寄語囑蓮娘，莫忘前日話，換心腸。好將密約細端詳。卿知否，吾意與天長。《小重山》

蓮未知生來期，情不能捨，亦成一詞：

二郎神去竟何之？重疊山西。亭前柳樹空啼鳥，滿庭芳草萋萋。我怨王孫薄倖，聲聲謾訴淒其。 長相思憶舊游時，春鎖南枝。而今仲夏初臨也，疏簾淡月空輝。試問阮郎歸未，念奴嬌怯誰知。《風入鬆》十四牌名

愛童歸，正遇汝和於迎春軒。汝和笑迎，問之曰：「汝自何來？」曰：「來處來。」不顧而去。汝和嗔之曰：「媚劉子，牽蓮娘，蔽主耳目，皆此頑童，其過之首、罪之魁乎！」然汝和雖知之，而至此亦莫如之何矣。

生於守樸翁家，行舟出門，聽一讖語：忽一小舟相值，二書童各執蓮花，相與聯句曰：

馥馥碧蓮花，有分歸吾手。

異日掇蓮房，取次求新藕。

一駕舟者曰：「大官好捷才！決中，決中！」生驚喜曰：「此即知微翁『覓蓮得新藕』之句也。數與讖合，或者其有驗乎？」行未二里，又遇一舟，聞笙鼓聲，乃生友樂昌時，上可仕挾妓高巧雲、包伊玉游碧荷渚，邀生過酌。舟艤而行。巧雲曰：「曾得文仙蹤跡乎？昔與吾為姊妹們，行動坐臥，心心口口皆劉相公也。」生喟然曰：「紇乾山頭之雀，不知漂泊何所，蘆花明月，尋亦無處，身不由己，琵琶別舟。今見卿，又動往想矣。」各別而歸。

家居將旬日，獨行，獨步，獨坐，獨吟。買樂無文仙矣，吟詠無碧蓮矣，傳情無素梅矣，承值無愛童矣。想迎春軒之景益切，則抱耿汝和之恨益深。常書空作「咄咄」語，默地自念隱語曰：「吾當火燒其耳，水淹其目，木塞其口，不足以泄其恨。」當食食忘，當寢寢廢，雖父母亦不解其意也。一日，會一奉、一泰於友仁館而回，獨處書樓，見月散餘暉，形影相弔，歌曰：

巒嶼獻翠兮，天際雲開。雲際月來兮，光浸樓台。清光瑩澈兮，照我孤獨。孤影相弔兮，遐想多才。

次日，整騎，往萬石山探友，適舟自南來，推篷者，守桂也。生於馬上問曰：「胡為乎來哉？必有以也。」童曰：「奉王翁命來請。」生返騎，曰：「不去則辜蓮，欲去則忌耿，如進退掣肘何？」童曰：「耿氏為吾主不悅，已隨父至遼東。吾來時，蓮娘、梅姐皆有私囑，此行安穩，不必猶豫也。」生以手加額曰：「此天助吾！」辭父母啟行。父囑曰：「守樸翁為我契交，汝當執弟子禮，用心舉業，無辜留汝意。」生受命登舟。童曰：「頗懷蓮娘否？」生出新制《半天飛》曲。命童唱之：

花樣嬌嬌，便有巧手，丹青怎畫描？越地把芳名叫，能勾在懷中抱？倘就了鳳鸞交，我再替你畫著眉梢，整著雲翹，傅著香腮，束著纖腰。多媚多嬌，打扮做個觀音貌。不羨當年有二喬。費盡心情，他作怪蹺蹺不志誠。假意兒胡答應，不顧我添新病。實為你漸勞形，只落得吃著虛驚，挨著殘更，撫著愁胸，怨舒前生，雙眼睜睜。無韁意馬難拴定，何日堂開孔雀屏？

即晚抵舊寓。時守樸翁構一亭於隔浦池上，初成，上署一匾，洸生書之。又晤知微翁之數，欣然大書曰「覓蓮亭」。心自喜曰：「又增我一樂地也。」

次日，天色暄熱，生設幾於無署亭中。命童取文具，連揮數幅。有迎春軒之詩，有晴暉、萬綠亭之歌，有閒閒堂之記，有蘭室、無署亭之詞。皆各書以真草篆隸，字字龍蛇，章章星斗，煥然新目，整飾可愛。守樸翁創一見之，不覺鼓掌曰：「重勞珠玉，蓬筆生輝。」

薄暮，置酒覓蓮亭中，邀師生共賞之。生視池中，有並頭蓮數枝，慶幸不置。翁曰：「吾種荷幾年，今始睹此蓮，蓋為子而瑞也。」生讓不敢當。時月東升，正照蓮紗窗，生凝眸熟視，若欲飛渡。忽其師叩桌歌曰：

新亭趁晚泛霞觴，槐蔭微剩雨餘涼。鴛鴦躍處晴波口，開遍荷花風亦香。夜闌披月扶歸去，醉誦《南山》詩一章。

守樸翁亦作一詞，名《秋波媚》：

碧天色色浸閒亭，荷香帶露清。身邊皓月，杯中詩思，分外風情。 臨風對月聯詩句，詩成醉亦醒。一觴歌罷，萬聲俱寂，四壁空明。

其師與守樸翁命生為覓蓮亭詞，生應命曰：

向晚新亭共賞，荷開香溢壺漿。愛蓮情似藕絲長，心與波紋蕩漾。 欲把蓮房掇取，宛隔在水中央。鴛鴦兩兩睡黃梁，做個宿花模樣。《西江月》

守樸翁笑曰：「少年詞趣，自是逸灑。」取筆，命生書於粉壁。題曰「愛蓮子一春書」。翁喜，對生談乘龍之夢。生暗幸，以為乘龍佳婿。盡歡而散。生酒後與師占《百字令》：

脂唇粉面，記相逢，才是傷春時節。耽憶貪念，又早是捱過兩三四月。用盡機關，搜窮計較，滋味空親切。言挑語弄，兩下都無休歇。 欲待丟下冤家，悶心頭係了千繩百結。病態愁腸，暗地裡，不覺吞聲哽咽。憂怨人心，相思之病，萬口渾難說。有分乘龍，畢竟尋個歡悅。

有頃，愛童對生曰：「相公覓蓮亭詞嫌於太露，恐耿生之外有耿生也。」

後翁果以覓蓮亭之詞，憶耿汝和之言，追思閒閒堂之句，亦不能無疑於生。忽留童於內，命女使繡鳳送茶果。生晚謂童曰：

「自至此，未見女使。今日獨遣美婢至，果何意？昔有倚草附木這妖，是無以我獨居而竊至弄人耶？」童曰：「婢名繡鳳，吾主所愛，不必外疑，但我家家政甚肅，無分毫犯清議。前有耿子之說在焉，知不以此試真偽邪？」生大悟曰：「汝言亦大有理，真智囊也。」

越日黑晚，又留守桂，命繡鳳攜酒果，至則扃其門，鳳從容以卮勸生。生視之，比前加衣飾，有比昵態。生曰：「久有守桂，何勞汝至再？且暮夜無人，使我不安。請歸內。」鳳甚愛生，莫不欲即行，目生曰：「守桂有他事，未得陪。因無人，故至此。昔耿官人欲求伴少刻而不得，今反不欲我一件耶？」生曰：「誰遣爾來？來意何謂？」鳳曰：「況今出家主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亦當惟命是從矣。」生曰：「君子不為昭昭申節，不為冥冥墮行。汝在此，無能損我。如嫌疑，何敢酒一卮。」謝而遣之。未出門，守樸翁帶愛童候於門外已久，進與生敘談，夜分而回。生倍服童之言，而守樸之疑冰釋矣。

蓮自生歸之後，意緒沉沉，百不經處，惟翻閱書本，檢考詩詞。幾上有《草堂詩餘》，信手揭之，見《卜算子》詞云：「有意送春歸，無計留春住。畢竟年年用著來，何似休歸去。目斷楚天遙，不見春歸路。」掩卷歎曰：「是詞能道吾心中語。」改其末韻云：「繡閣佳人也是愁，暗淚飄紅雨。」是時蓮之表妹邵慶娘，乃母姑之女也，幼常居住，甚相得，以冬間於歸，恐又不得會，特至候蓮，蓮父留之。故蓮雖知生之已至，而不敢窺園者數日。生亦自來已久，不獲一見，心亦疑之。且蓮以汝和之事為戒，生以繡鳳之試為嫌，彼此兩存形跡。但令童往覘，亦不識慶娘，不敢交一語而返。生候晚，乘月縱步，又聞蓮父笑聲徹外，作六言、七言，自吟而回：

相遇美人未偶，綠窗恨我東西。
一笑陽台夢到，依然素嶺雲迷。
一自花飛怨杜鵑，誰知今日尚無歡。
平生欠卻鴛鴦債，捱盡相思思未完。

後慶娘方歸，蓮又以母舅樂水寢疾，偕父往視，獨留梅看家。

生次日至其處。梅於覓蓮亭上倚欄看花，見生，口稱：「久違！」即訴汝和之事。生問蓮娘去處。梅曰：「舅氏有疾，父子往探，剩吾作空房主人。索居閒處，難免沉默寂寥，無人惜我之孤零也。」生曰：「客齋旅榻，閒欲獨詠，有愁如海，精衛難填。吾為汝心動神疲，其如汝堅持雅操何！」梅含笑曰：「今晚不棄，開窗劣奉歡笑。」生佯曰：「吾正人，豈可近花月之妖？使愛童伴汝。」梅曰：「所謂已不用而使子弟為卿者也。然則君言果不足信乎？」生曰：「真戲耳。敢忍自外，非人情也。」

生晚造之，梅推窗曰：「自南過茶架，轉欣欣亭，則可以入此室矣。吾俟君以著乎。」而生入蓮房，極其精潔，紗帳垂鉤，寶爐香裊，鏡台春盎，翠簾風生。房之內房後窗年有花壇花屏，盆魚鳳竹；內列瑤琴，並文幾玩器，旁一桌，有詩詞史籍。壁間張小小詩畫，皆蓮親筆。側側小房，凡女工所需之物咸具。東池一室，蓮父設榻，扃其門，不可入。生曰：「自海棠開後，望到如今，未由親履。今幸睹之，如入仙宮，游月窟，敢忘盛德之權輿乎！且為耿汝和秉心不良，特與吾為水火，今乃遠行，豈非數乎！」因坐於內房。梅自出整小酒。時春台上有花盆，尚留一朵，生戲題於粉壁：

東君瞞我去何急，望中翹首追無及。
忙重韶光去收拾，遺下一枝芳可挹。
我今笑折手中執，嬌客一睹喜交集。
貫來不許啼鵑泣，醉中常對胭脂濕。

梅具酒進房，時幾上有宋玉《諷賦》、司馬《美人賦》。生方閱之，梅乃施其上服，表其褻衣，自橫陳於生之旁，逸興飄飄，若不可已。生曰：「佳人先有情別？」梅曰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吾輩。情之一字莫須有，今夕之會，上至天，下至地，東西南北，惟吾兩人在也。當兩個舒暢，以勾夙帳。自非天崩地陷，夫復何憂？」生猛思曰：「宋玉尚不忍愛主人之女，長卿猶不肯私自陳之姬，吾所以用意於碧蓮者，蓋欲謀為百年計耳。彼素梅縱為侍女，亦良家處子也，何得波瀾瀾溢，以妄污清質乎？」乃氣服於內，心正於懷，取筆書「不可」字於粉壁。梅曰：「君子當灑灑不羈，吾不忍先生苦心，折節自獻，烈火乾柴，已同一處，君何得無丈夫志？且嘉會難逢，何陽拒之深也。」生曰：「欲心不可遏，然須於難克處克將去，使吾為清清烈丈夫，卿為真真貞女子，不亦兩得之乎！」梅曰：「向與童將諧而遽休，今與君將歡而見棄，然則君將為口頭交而已與？」生笑曰：「此天欲以完節於二人故耳。且色膽天大，慾火易燃，識之而不為所使。若前緣已種，而得蓮娘為壓寨夫人，則當使卿為帶來洞主，決不忍舍汝蕭何之妙情，斷不敢忘汝善才之大德也。」相與侃侃正談，舉杯迭飲。梅亦收拾塵心，倍加愛重，曰：「君可與阮籍輩齊名矣。」生曰：「吾非薄情漢，特誓於此，彌敢失節，故不首為亂階。然見色則為色引，視花則為花牽，終不能遺諸胸中，是吾私也。」命梅啟窗劣驗月色。忽守桂持燈來，生命入行酒，因備問碧蓮徇及於舅氏，始知其為業師趙樂水之甥女，大驚異。以知微翁之數、紅雨亭之詩及見碧蓮於隔牆之事，備述於梅。特蓮有《懷春百詠》並平昔得意佳句，集為一帙，題曰：《留春一話》。梅聞生之言，心大異之，故並以此集示生。生嘖嘖稱羨，題詩於集後：

春心搖曳，無尋蝶使。姻緣簿裡，偷添名字。新詞一闕締新盟，佳配雙成償夙志。《哭岐婆》

天將旦矣，同童返室，即修一書，命人弛師問疾。蓮啟觀之，乃劉一春柬也，亦始知其為母舅之徒。昔嘗一面今又同園，追思紅雨亭之絕句，蓋天啟也。而情倍念生，不欲久留，幸以舅恙稍可，先父而歸。

甫入門，即問梅曰：「汝曉我與劉君異事乎？」梅曰：「不曉。」曰：「汝知劉君在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汝見劉君面乎？」曰：「不見。」曰：「劉君來乎？」曰：「不來。」曰：「汝曾一去乎？」曰：「不去。」曰：「然則劉君又回乎？」曰：「不回。」曰：「劉君怪我乎？」曰：「不惱。」曰：「何時學得此二字文！然則劉君忘我乎？」曰：「何日忘之？終身不能忘。」曰：「劉君思我乎？」曰：「豈不爾思？去後常相思。」因指壁上之句曰：「此劉君親手書也。」指集後之詞曰：「此劉君親筆寫也。」指內室之床曰：「此劉君親身坐也。」蓮作色曰：「我略不在，汝引賊入界，汝私於劉君已不可言，而顯跡留壁，更不忘老父覺之耶！」自起為滅其跡。梅曰：「彼自詠花耳，關渠何事。」更述生行止端方，和而不流，料今訪古，蓋不多得。蓮閉目搖首曰：「孰有盜跖而施仁義者乎？入寶山而空手回者乎？伶俐人至此尋汝學本分者乎？」梅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必厭之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皎日。」蓮曰：「天日那管此事？」梅又盡道劉君好處，譽之不啻口出。蓮曰：「汝譽劉君，舉之如欲升之天，進之而欲加之膝，曷日容吾試之。」

逾日，守樸翁雙壽，蓮亦往賀。蓮父與生於外席。酒酣，翁與眾賓散步園中，歷歷指引，閱生佳作。蓮父甚重生，恨相見之晚。

次日，蓮父具酌於舍，邀生雅敘。生規行矩步，色溫貌恭，口若懸河，百問百對。蓮父愈敬之若神。生歸，蓮父醉寢，蓮出立於葡萄架下。生望之，奇葩逸麗，景耀光起，比常愈美。生步近低聲曰：「仰蒙款賜，未及請謝。」蓮曰：「草率奉屈，幸荷寵臨。」生曰：「久不會談，可坐一談否？」蓮曰：「家君不時呼喚，可速回，改日當話。」忽聞窗內人聲，蓮急行，墜下金釵一股。生拾之，曰：「客中乏荊弘之聘，此殆天授也。」珍藏入室。

至次晚，蓮使梅至，索釵。生執梅之手，曰：「事急矣，惟卿可任大事，安劉者必卿也。苟推心置腹，使我如魚得水，敢不報效曹公乎！」梅曰：「先生且休矣。倘畫虎不成，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？」生曰：「巫雲玉，眩眼撩心，情若投膠，勢同陌路，吾方寸亂矣。」梅曰：「君衷志不回，慕柳下惠之不亂。向使蓮娘首肯，而君一曰『宋玉』，二曰『長卿』，一曰『烈丈夫』，二曰『貞女子』，以謾講道學，則彼顏之厚，何以自洗？」生曰：「酒逢知己飲，詩向會人吟，然騏驎，惟孫陽睨盼，彼若不先配為可恥，則吾自另有制度矣。」梅曰：「二人所談，所見略同。但婚姻重事，非一小丫鬟賤女流足以了此。」生曰：「舉目無親，知心有幾？卿其圖之。」笑書一曲曰：

密約多遭，杳杳無消耗，火噴噴神廟。卿卿當鵲橋低架天河，早渡仙娥到。春意沁鮫綃，那時當贈纏頭報。《步步嬌》

梅曰：「恐力不足耳，敢望報乎？」生付釵於梅，曰：「願如是釵，早得相會可也。」贈以玉環、小詩一絕：

會貪隔蒲蓮，難禁花心動。要結玉連環，先會釵頭鳳。（四牌名）

梅行，目生笑曰：「天下有如此癡人，乃知宋玉、長卿未是俊物。」

生送梅出，攜童坐小樓待月，須臾月來，命童取酒邀月而飲。生知蓮父赴里社日休會，而二女獨居，命童取琴，鼓而吟曰：彼美人兮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婉兮變兮，終不可諼兮。乃如之人兮，我不見兮。念我獨兮，勞心慘兮，使我不能餐兮。子兮子兮，履我闔兮。燕笑語兮，行與子逝兮，無使我心悲兮。《美人》三章，章五句

蓮亦剛以步月在外，聞琴聲，呼梅聽之，笑曰：「劉君無道理，乃以琴心挑我，使誘人套子。琴雖工，其如我之不好何。二人切莫理會，令其興沮，彼且歸矣。」蓮口雖寬，而心實急，蓋欲梅贊已行也。而梅不解意。故蓮足欲行而越趨者屢屢，命梅期生曰：「我倦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來。」

次夜生往，久候不見，倚池側石欄望之。惟見窗內隱隱有燈，且陰雲四合，有寂寥意，長歎而歸。蓋蓮意以生至必抵己室，又羞顏於先往，故假寢內房，命梅候於窗下。梅亦趁涼誤睡，及醒時，生已回。蓮至夜半不睹生，以為生反爽信矣。

次晚，生命童先睡，復至亭畔。聞欣欣後有洞簫聲，清亮可愛。頃之，碧蓮為懶梳妝狀，持鳳簫、扇掩酥胸而來，飄飄若仙子之下臨凡世。見生，佇立不動，生迎而揖之。蓮側身斜視而拜，舉簫謂生曰：「虧吹此以引鳳凰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卿其真蓮娘耶？其■娥耶？其神女耶？吾其真見耶？其餓眼生花耶？其醉中夢裡耶？」蓮曰：「凡胎俗質，何勞誤愛如是。」回頭顧後，又復四望。生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我極熟素梅，見之猶覺有畏心。」生曰：「我極熟愛童，見之未免有疑心。蓋欲心則起畏，私心則生疑，情固然也。」蓮曰：「夜來有約，何忍背之？」生曰：「卿自痛我，何曾背卿也。」蓮笑出一詞云：「昨夜候君子不至，作此記悶者。」生月下觀之：

懶上牙床，懶下牙床。捱到黃昏整素妝。有約不來過夜半，念有千遍劉郎。

生躍然曰：「吾昨夜候卿不出，亦作一詞，見之絕倒，大為奇事，卿試閱之。」

朝也思量，暮也思量。滿擬今宵話一場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念有千遍蓮娘。

蓮失色曰：「如是哉，如是哉！只此可作一番話本。非一心一口，何由一詞一意？得君子如此，不負平生。今當以二詞為一闕，名曰《同心結》。」生曰：「是則然矣。月下止吾二人，眼前意卿一決。」蓮佯笑曰：「今夕止談風月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面後心事，束之高閣可也。」生曰：「半榻旅情，一腔苦思，無剖訴，憂心如醒。今俯降玉顏，賽郭翰仙女，大慰祈望多矣。月白風清，暢懷可意，能念我之孤零而見憐，亦苦盡甘來之惠也。」蓮曰：「吾無七寶枕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會合分離，在此一舉，毋作寬寬話。」蓮執手曰：「會久矣，思切矣，兩相信深矣，惡風波經歷矣，得事君子，願亦遂矣。遇亦幸矣，千怨萬怨盡除矣！假未結髮之真夫婦也，少生攜二，當以一個字了餘生，夫復何言！」因倚身生懷，生欲強之，同至迎春軒中。蓮曰：「如斯而已乎。君子未室，下妾未嫁，怨曠兩生，情投事引，粗容鄙質，固不敢有辭於君子，但星月盜歡，終為野合，倘樂聚未幾，朝吳暮越，則樂昌鏡破，延平劍分，縱君子有書中之玉，妾當為泉下之塵，是可慮也。歷觀古今之情勝者，惟娛目前，不思身後，故往往扇丑揚污，他美莫贖。妾與君子足稱一世佳配，焉忍遽自輕之！」生曰：「將奈之何？」蓮曰：「求我庶子，迨其謂之。幸君子不棄，洵一伐柯，訂為婚好，庶得以白首相隨，殆愈於偷香竊玉多多也。妾見熟矣，豈君子見不及此乎？」生曰：「吾飲迷魂湯，不食益智粽，故昏昏至此。洗媒誠非絕德，求親亦非犯禁，向所謂退而結網者，此與？異日下玉鏡之台，坦東床之腹，則今雖生與蠻夷居，日與魑魅游，依然百千萬日所不辭也。但擇婿在尊翁，聘婦由吾父，二人雖同心，恐未免成齟齬耳。」蓮曰：「上蒼配合，尺寸不爽。且為子擇婿得妾焉，何患君家見棄？為女擇婿得君子焉，何患吾父有辭？但所慮者，數與福分耳。然心已許君子，身豈有二三，君子詳之。媒灼固非妾所浼也。」生曰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然據吾所見之數，以度所遇之緣，以驗將來之福，則料在必諧。進謁吾師，適逢佳句，一也；遊學逢舊，不期又遇，二也；耿子起妒，已值遠行，三也；年齒相若，默契同心，四也。至於事之必成，則注定已久，曾向梅姐露其端，而未與卿說其詳耳。」

蓮喜問其故。生曰：「吾初春謁吾師之前一日，鳳巢谷有知微翁，精數術，吾投問之，許我『佳配』二字，又曰『覓蓮得拳藕』。故向一見卿於梅下而已動心，今再見卿於池側而即留意，豈知前後所見即是一名。故荷亭之匾吾即名曰『覓蓮』，以應前數；所謂得藕之藕，蓋必佳偶之偶也。不然，卿固深閨豔女也，無故而相窺，則視生為何等輕薄子哉！」蓮曰：「信有是，則相如當北面，文君甘下風，吾二人之數，豈偶然也。」因共至覓蓮亭上以瞻是匾並《西江月》詞。二人憑欄倚肩而坐，雖牛女之夕不減也。蓮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巧笑之，其嘯也歌，如此邂逅何！相思之債，今日可勾，姻媾之好，今齊親訂，百歲千朝，幸無輕棄。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，異日富貴，無忘今日在池亭上也。」生曰：「卿可為深慮矣，天下豈有負人一春子哉！」蓮曰：「今夜視昨夜，心事霄壤，第不知後夜視今夜何如耳。」各各相視而笑。蓮曰：「禮之至嚴者，男女也。妾與君子略無夙昔之好，而吟風詠月，至傾腹吐心，是禮外之情也。吾二人行事，何異牆花露柳哉！」生曰：「不然。情之至重者，男女也。生與卿卿已有半年之會，而守信抱負，絕不瑕點辱，是情中之禮也。吾二人心事，則如青天白日矣。」

又攜手共至假山，以宜春間不諧之鬱。時團月在空，皎皎如畫。生細觀蓮，撫其肌體，整然冰姿，湛然月質，深自慶曰：「無福也難招也。知微翁預占我為喜事福人，豈應在卿身上乎？鈍口拙舌，敢申一贊，實非虛譽，卿以為何如？」

嬌滴滴，月下芳卿。笑欣欣，自可人情，兩山淡淡，雙水澄澄。軟軟柳腰弄弱，小小蓮步徐行。綠擾擾宮妝妝雲挽，微噴噴檀口香生；濃豔豔臉如桃被，柔滑滑膚似脂凝；紗袖籠尖嫩筍，一種種露出輕盈。詩句兮燦燦，歌韻兮清清。天造就齊齊整整，裊裊婷婷。真真的芋蘿堪並，端不數崔氏鶯鶯。呵，今日裡諄諄盟約，何日是意融融、樂陶陶，遂一鉤新月帶三星。

蓮曰：「嘉獎太過，恐盛揚之下，其實難副，深自愧也。」

時愛童睡醒，夜已過半，久不見生，探步蓮外，適逢素梅於外，二人各言其故，大笑不已。童曰：「孫劉二人終非好相識也，私期暗約，已及數月，不為城關奇逢，必為丘中樂事矣。」梅曰：「蓮娘賢女子也，劉君真君子也。大德不逾，烏有苟行？兩為才炫，少露鋒芒，久有積心，覓期望聲，必相與步月清談。試往尋之，休得驚恐。」童曰：「半簾良夜風和月，一對青年我共伊。樂時樂地，無以逾此，願以其所有易其所無，而了所未了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且不了罷。」童曰：「吾不對句，還我罷罷。」曰：「何對？」曰：「守桂宮。培桂軒前逢桂姐，得其所哉。」梅應曰：「愛蓮子，覓蓮亭上哄蓮娘，不可道也。」童曰：「好對。同往何如？」梅曰：「不便。」

童行未數十步，二人背月而來。生問曰：「何至此？」童曰：「睡醒無聊，偶成《西江月》詞，會中無以為樂，敢弄斧班門，以助一笑。」蓮躡生足，曰：「去。」生曰：「聽，無傷也。」童嘻然曰：

東舍多情才子，西鄰有意佳人，看來何等熟親親，恩愛一言難盡。不見不勝綰掛，乍逢乍覺歡欣。可憐未遂洞房春，常把詩詞偉信。

蓮笑曰：「強將之手無弱兵。昔有弄臣，今有弄童，童殆在之匹矣。」生曰：「童比得素梅否？年幼未諳調情，吾常岑寂也。」蓮曰：「何為有此語？」曰：「吾得於假睡中。」蓮定睛不語，瞞地而笑，不與生別，徑去。去與童返，稱蓮之真見厚情。

蓮至，求門不得。梅曰：「為蓮娘逾垣而相從，故我閉門而不納。」蓮曰：「兩賢豈相厄哉？」梅放手，曰：「適劉君攜手而同行，何乃過門而不入也？」乃又拱手曰：「今夜親過盜跖，入寶山，學伶俐，岑寂之債勾完否？」蓮以實告，曰：「此事惟我能之，亦惟劉君子能之。身親經歷，始信汝向日之言不我誑也。然吾極惱假睡者。」梅沉思曰：「何謂？」曰：「竊聽人言。」曰：「非假寢，何由得真言？」蓮曰：「何以對人言之？」曰：「可與言而言，表蓮娘獨寤寐之真情耳。」後生得蓮約，不能自舉。

忽一日，守樸翁至，語及通家有話，情義懇切。命童取酌，飲於荷亭。生指女室，問翁曰：「吾數日見一女於隔池，前日又睹二女於隔窗，儀容秀雅，氣象閒都，得大家風範，何與吾丈同園，而且不限彼此也？」翁笑曰：「看得何如？君欲得之否？」生曰：「焉敢望此。」翁命守桂：「至吾書房匣中，取寫就啟來。」啟至，乃守樸翁奉生父者。翁持啟謂生曰：「此吾鄰孫氏女。其父，前日會中滄淵公，少吾一歲，為至交者。無妻兒，止一慧女，故付產於我，就吾室居，已及五載。是女德色雙全，寫作兩妙，嘗自矢不配凡子，是以高門望族求婚未獲，吾子得此佳配，所謂君子好逑也。因未稟命尊翁，未敢擅舉。明日宜結婚姻，當達是啟，以為撮合山。」生喜甚，且感且謝，曰：「知微翁驗矣。」

次日，翁遣人至生家。生父特定至守樸翁家懇媒，乃知生父與蓮父為同席友，昔同交遊者也。守樸翁即過孫氏議，譽生為佳

坦。而蓮之母舅樂水公適有書至，蓮父與守樸翁共觀之：

承命遍閱多士，無可為甥女配。吾徒劉一春，人中雋也，百長俱備，一躍可期。執斧者至，即可慨諾。玉潤冰清，緣分甚雅。智生頓首。

二人執此書大笑，二媒不約而同，益信婚姻之數定矣。蓮父曰：「此生，金石君子也，小女多緣，倚此玉樹，附此松柏，有何他辭。」

蓮父名士龍，號滄淵，曾補庠生，雅好山水，不乾仕進，行樂二十餘年，自訪友吟酌之外，別無營心。家資素厚，而止得蓮。初，蓮之母善相，對蓮父曰：「吾女懷生頗異，當穎敏出群，後必有放達之才。才充則性逸，然少心昂然，幼貌端莊，逸中有檢，萬無一慮。且夫主必貴，因夫貴及可預喜者，恨吾不及見之。爾得所依，生女勝生男矣。」後母喪，滄淵嘗為女卜婿，屢對趙樂水曰：「吾欲覓一快婿，以托終身。若得才郎雅稱斯女，餘無計也。」及守樸翁偕樂水書至，故欣然從之，即訂擇日行禮。蓮曰：「天豈從人願乎！」梅曰：「二人花前月下，萬約千期，月下花前，千期萬約，都為乾熱，而媒氏片言寸東，即成終身姻契，信哉『娶妻如之何，匪媒則不得』也。」笑成三五七言：

月之前，花之下。

用盡兩家心，說了千般話。

冰人雙腳係紅絲，天河早願銀橋跨。

蓮喜，奉生書曰：

妾自覲君子，情竇絲牽，言句不法，熱中無能自持。蓋自幼失儀，蹈此丑相。反躬沉思，汗顏丑貌，過蒙不賤，屢暗惠私誠，要盟星月。妾恐寒盟，貽哂君子，是用眷眷切慮，寤寐永歎，若墜深谷。幸自天作，得侍頻繁，俾數時花月情，假諾成真，眉睫耀喜，寤寐增榮。自此向時夙恨灰散，前日無聊之句，不屑睹矣。快中草布，素梅即刻可遣回。外象牙香筒一對，玳瑁筆屏一面，不足珍，供文幾一玩。懼酷吏欺人，萬千寶貴，寶貴萬千。妾蓮斂衽拜。

又細字書曰：

據有定配，此東實為贅詞。喜不自勝，聊以志喜。筆札有罪。

生得書，曰：「蓮娘心多，欲汝即回。吾與汝今有瓜葛親親之情，幸敘不妨。」梅曰：「人苦不知足，既得蓮娘，復欲外生根業耶？守志不終，恐宋玉、長卿笑人，蓮娘候久起疑矣，姐夫不懼哉？」生即復書：

重佩卿愛，仰奇無涯，筆舌難謝。追思唱酬，得隻言片句，如寶和璧隋珠，自揣猶以逾越抱愧，敢望金石月盟，俯締絲蘿而不鄙予？又荷雲箋，心口書詞飛示，客窗得此，如病渴懷嚼清冰，令人心骨透爽，冷然解恨。梅姐不敢久留，謹以琥珀珠二枚、水晶鎮紙一座奉答。前墜金釵，陪我岑寂之思，甚不忍忘，謹附如壁上。餘情慾露者，弗憚梅姐再往復。春生再頓首。

次日，守樸翁以七夕，設酌小樓。散歸，坐月，梅至，邀生至荷亭。蓮具攢酌於亭上，曰：「前會匆匆，今家尊以朱陳二家輪約自往，尚三日未回，故假牛女之夕，屈話通宵，以賀喜。」生曰：「今宵比前夜更何如？」蓮曰：「似為勝之。」生曰：「早信數定，梅樹下即可洗媒，何用許多唇舌為花月粉飾文貌？」蓮曰：「得之若易，無此相親，情極始諧，殊為兩快。」因命素梅行酒。蓮及問童，生曰：「今名分已定，不敢與矣。」共與談今古，相敬如賓。蓮曰：「君子可謂風流學士，使寓郵亭，則風光好詞當盈箱積案矣。」生曰：「古有官妓，達人隨地生春，偶通一笑，於官箴、於心術、於陰鷲亦無大損。惟知其為驛卒之女，則當以良家人禮待矣。而乃一夜弄丑，故人笑秀實，至今齒冷，若以吾一生心地遇之，雖百照載焉能洩我哉。」蓮曰：「假山初會時，君子罪擬得不合否？」生曰：「竹窗私顧時，卿罪亦在末減。然月下之會，乃見真性，此卿之所以為卿，我之所以為我也。」蓮曰：「古人遠絕女色，如防火水中，避溺山隅，良有以也。」生曰：「但存心裡，正何必痛絕而遠之？女有夜投者，吾哀其窮，收之而已耳。今有托妻寄子者，果絕德乎？魯男子者，不能信心、不能克己者也。且天地間無私物，分中所得私何？在夫惟妾，在妻惟夫，無分毫可假。是可苟也，孰不可苟也。此上見得分明，自無難遏之欲。吾與卿熬煎至今，梅姐周旋身側，亦過欲心第一關矣。」蓮曰：「一夜話勝十年書。」生曰：「讀書不識節義字，所學何事？」蓮深然之。時值天光，各各回室。

越數日，槐黃逼眼，桂香薰心，生欲赴省應試。蓮知生之踏槐也，繪一折桂圖，書一《步蟾宮》詞於上，命梅媿生。

次日，守樸翁送之，曰：「今日此行，准期發解。」生曰：「豈望翰飛，終愁跡滯。但不敢自諉康了，以伴孫山。」抵家而行。途中見山含煙紫，鳥想胞陰，口吟一絕：

落日山含紫，千山鳥樹聲。

長途人怯馬，琴劍伴西行。

後棘闌戰罷，生獨處一室，功名在心，百無聊賴。城西有一勝湖，碧域千頃，兩岸芙蓉，不斷嬉游，四時簫鼓，亦樂地也。生步於湖堤，俄陰一舟，坐數游女。近視，一女貌類碧蓮。生祈一讖語，視女曰：「今日遊湖，明日可看迎舉人。」生喜甚，買醉步回，乘醉臥於西窗。良久，見一女逾窗而入。生迎曰：「吾昨游勝湖，有美女貌類於卿，甚加想念，今幸遠臨，客館之樂遂矣。」蓮曰：「別後寤寐思服，此戰君必奏凱，故特遠來。人生樂事，惟在登科，欲以觀夕榮耀。」生呼童備酒，為蓮洗塵。聞一人推門，甚兇惡。視之，乃耿汝和，憤然入室，肆為丑詈，以為蓮私奔，特自遼東帶三五惡少至，必欲得蓮。生大憤，以鐵如意碎其首，惡少驚散。忽然而醒，乃夢也。起而坐，聞街上傳捷聲，生以《詩經》中式第十四名。越數日，會同年於公所，作一詞：

聖世崇文網俊英，棘闌共奏凱歌聲。講材誤廁明經史，笑逐諸公笑學步瀛。初顯姓，乍揚名，忘將方寸負生平。預期學個經綸策，擬待他年答聖明。《鷓鴣天》

生家聞報，賀者排門。蓮作《再團圓》詞，遙為生慶。詞曰：

朱衣點額，文場一捷，何樂如之？鼇頭獨佔，龍門躍過，穩步天梯。青雲路上，月中桂子，折得新枝。長安春暖，馬蹄蝶躩，杏花吟詩。

時登科錄至馬二泉處，不勝欣慰。而適升兵備副使。有土賊金三重者，稱虎將軍，號百勝戰，聚眾作寇。二泉以生便弓馬，且少年，不欲其連捷，因差人迎生。生欲榮歸畢姻，而偶得此信，歎曰：「人為財役，士為技忙，我之懷矣，自貽伊戚矣！」

及歸，過拜樂水，即拜守樸翁家，於園中止宿焉。時屆季秋望後，月色正明，夜半，微聞叩窗聲。視之，素梅立月下。生欲求蓮一見。行未十餘步，蓮亦至，賀生曰：「妾聞君子捷，大稱平生。別已兩月，又聞有遠行，傷春未已復悲愁，何日賦歸輿，使妾免立石之望也。」生曰：「別後值淒涼天氣，莫以我故，致減容顏，惟強飯強笑為佳耳。」又囑梅曰：「久荷深情，未酬分寸，蓮娘起處，為我周旋。」蓮又囑曰：「此去客途甚賒，早晚當護風霜，到彼宜防進退。使群盜未平，須效賦詩退虜，毋必欲殺賊奴，致躬冒矢石也。」梅曰：「彼此情非立談能罄，露冷衣襟，難為嬌體。」生曰：「不過三四月，決有回期，拼割今者之悲，以待將來之歡。」各相看而別。

次日告歸，求愛童為伴，守樸翁贈之。童亦喜得所依，快心特甚。

至家，生父命行。生偕家童、愛童並本縣差送夫役而往，深谷逶迤而生是涉，高山巖巖而生是越，途路倦體，離思縈心，占一詞：

辭故里，拂行鞭，人倦長途馬不前。一擔新愁挑著去，謾勞枕上自熬煎。《搗練子》

生抵任，舅氏勞之曰：「爾青年，但知章句，未諳事體，以後出仕居卿，必有任性使勢、強佔侵奪之弊，若今不尚士夫所為，致往往為人誣訕，羞親辱祖，損德隳名，皆由不曾經歷之故，故人人以少年高科為不幸。此行歷途路、涉江河、任勞苦、經饑渴、冒風霜，亦足以老才堅志。且住衙內，略曉宦情官況，於仕籍上不無少補。故招爾來，可省吾言。」生曰：「然。惟舅舅教之。」

此時金賊死，群盜無首，逃散者多。生喜遣家童歸報平安。囑私致封書於蓮。蓮拆觀之：

一別來，隔離別恨關幾重，有如許高大，惟夢中私越以會卿，不知亦開門接我以話一通宵否？抵任後，幸群盜漸散。然日夕難挨，茫茫間闊，吾意八九月矣，計來未滿旬日。獨坐愁苦，每一念之思，頃迷心忽，浮身如土偶，腸骨欲沸熱，強起步之，竟昧南北。回想荷池之側，如瑤台仙界，如閬苑蓬萊，欲再於此領佳句，何能，何能！各天遐想，無歡有恨，無樂有愁。始知別離之況，在百情中為獨苦。短箋百訴，長漏無儔，無奈，無奈！月夕之囑，言猶在耳，臨燈修楮，心懸妝次矣。短詞達意，崇昭好好。夜闌夢難收，宋玉多情我結儔。千點漏聲萬點淚，悠悠。霜月雞聲幾段愁。難展皺眉頭，怨句哀吟送客秋。蟋蟀床頭調夜曲，啾啾。又聽驚人雁別樓。《南鄉子》

憶思多處紅珠滴，秋葉落添愁。寂寂孤身客，通信托歸鴻。逐句迴文《菩薩蠻》

蓮讀罷，謂梅曰：「劉君之思吾，猶吾之思彼也。」即集古曰：

行行重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

遙遙萬里帆，茫茫終何之。

如何有所思，而無相見期？

終須一相見，並得兩心知。

蓮自生去後，已過月餘，未嘗舉目視窗年，未嘗移步至池邊，未嘗試筆揮一詞，未嘗啟口吟一句，惟鎮日靜坐，略習女工。至是登樓，感望中之情，歎曰：「古樹棲成陣，空山葉做堆。如此天氣，奈離人何！」偶成二詞：

飄蕩寒風天色懨，帳裡佳人，暗老應無奈。霜裡荷房今又敗，碧蓮冷落無聊賴。盼望郎君天海外，種種新愁，交付誰人賣？為君褪卻腰圍帶，為君兜下傷秋債。

愁思鎖眉峰，愁損芳容。愁腸寸結淚拋紅。愁對銀增歎息，愁轉加濃。愁自舉金鍾，愁倚屏風。愁聞譙鼓送鞦韆。愁擁孤衾寒似鐵，愁整薰籠。

俄而素梅至，手持白綾■一條。蓮接之，曰：「此■潔白可愛，足堪題寫。試集古五言古風一章，或珍藏，或遠寄，待劉君子觀之，表別後懷思之意，何如？」碧蓮曰念，素梅書之：

彼美洛陽子（任），

詞氣浩縱橫（杜甫）。

學成文武藝（神童），

於今獨擅名（李白）。

自嗟貧家子（杜工部），

菲質不足營（謝惠連）。

知子之好之（詩經），

憐君如弟兄（杜子美）。

喜在常相近（蘇武），

勸君勤六經（杜子美）。

郎月同攜手（沈炯），

逍遙步兩楹（曹子建）。

生為並蒂花（陸魯望），

春風語流鶯（李太白）。

分手信雲易（蕭琛），

孤槎自客星（杜子美）。

自君之出矣（鮑令暉），

凜厲寒風升（曹毗）。

蓮寒池不香（鮑泉），

蘆凍白花輕（陰鏗）。

感此傷妾心（李白），

萬恨滿心生（簡文帝）。

有懷無與言（王安石），

愁吟與獨行（方乾）。

欲言無子和（雜詩），

綠琴歌芳聲（韋應物）。

玉簪久落鬢（劉孝威），

淹涕閉金屏（何遜）。

粉淚羞明鏡（庾成師），

結鏡待君明（王融）。

愁人心已枯（孟東野），

金翠暗無精（宋孝武）。

所思在遠人（古詩），

回顧覽園庭（陳琳）。

升高臨四野（鮑照），

疏扉望遠城（簡文帝）。

寸情百重結（范雲），

望極與川平（謝朓）。

遠極千里目（鮑照），

舉目增淒清（孝武帝）。

天目孤煙起（范雲），

落景照長亭（盧思道）。

夕陰結間幕（謝惠連），

層雲鬱冥冥（陸機）。

引領還入房（枚乘），

托夢通精誠（王仲宣）。

夜中枕席冷（劉屏山），

挾纊如懷冰（雜詩）。
幽閨多怨思（王筠），
單眠夢裡驚（陰鏗）。
自羞淚無燥（江總），
終憐夢泣瓊（劉子■）。
靜夜不能寐（魏明帝），
歷歷聽鐘鳴（豫章王）。
欲因晨風發（李陵），
乘之以遐徵（石崇）。
無由一化羽（劉孝威），
太虛不可凌（陸機）。
愛聚雙情款（宋孝武），
含情易為盈（謝靈運）。
獨有相思意（祖孫登），
丘山不可勝（鮑照）。
思君令人老（古詩），
慨然獨撫膺（張茂先）。
灼灼佳人姿（陳伯玉），
誰能久熒熒（阮嗣宗）。
哀哀自熬煎（韋應物），
嗟嗟勞我形（張九齡）。
寂寞對寒窗（蕭子范），
淥面照窗櫺（古詩）。
光照窗中婦（蕭子范），
勞歌寢興（杜工部）。
論今無新喜（張華），
愁與醉無醒（杜工部）。
梅蕊臘前破（杜工部），
寒華徒自榮（陶淵明）。
■■度雲雁（謝惠連），
音音不可聽（張九齡）。
春人竟何在（梁元帝），
羈棲尚甲兵（杜工部）。
一身千里外（顧況），
卻來猶未能（周賀）。
開屏寫密書（鄧鏗），
離恨正相仍（裴說）。
誰謂情衷書（謝宣遠），
心悲書不成（劉孝威）。
久要諒有誓（謝惠連），
歸舟返帝京（杜子美）。
何時當奉面（左貴嬪），
相見眼終青（杜子美）。
甘與子同夢（詩經），
永副我中情（陳思王）。

梅書畢，曰：「相思之意，若出天成，至矣盡矣。何中無聯？」蓮曰：「予豈忘此『誰與為聯』哉？」梅笑而收之。

過月餘，生欲辭歸，舅始懇留，勉強承命。時生承接上下，極謙以周，而又以文詞弓矢冠絕一方，雖鄰郡牧守，無不傾蓋如故，相與賡和唱酬，名日益起。

一日，登衙後福全山，其上有留月鬆房，左有招鳳亭，右有馴鶴亭，又前有寄月亭，可以周覽遍望。生坐檯上，愛童帶弓矢至，扮飾俏麗，動止輕活，愈見可愛。生撫之曰：「汝亦為悅己者容耶？」童曰：「聊落他邦無別伴，隨行童僕作親人。相公云云，何也？」生以立石上有一鷹，取弓矢在手，問天買卜曰：「我家父母兄弟無恙，則一發中之。」果應弦而斃。又見古木上一鴉，又私卜曰：「碧蓮無恙，亦能中之。」鴉隨矢落。生曰：「快活哉！異方得一平安信矣。」童曰：「不意能命中如是，紀昌、由基不過也。」生曰：「是不難。」有鷹自南而來，生曰：「吾此外有喜事，則中此。」亦一發獲之。童曰：「即此三箭，可定天山。」生亦有喜容。坐亭上，與談鄉話。久之，見殘照籠鬆，輕煙浮棟，忽動鄉思，作絕句：

舊愁萬種推未開，又苦新愁眉上來。

無限雲山無限恨，思鄉慵上望鄉台。

歸與矧誇文耀武，圍爐而坐，飲於燈下。更一衣，袖裡得碧蓮舊詞集古一闕：

當時書語正堪悲（田晝），不用登臨怨落暉（牧之），今在窮荒豈易歸（郭勿甫）。酒盈杯（韓無咎），撥盡寒爐一夜灰（呂蒙正）。」《憶王孫》

又首尾聯環二絕：

客病懨懨有自知，相思最切月明時。

燈花落燼人初睡，夢入香山帶月馳。

夢入香山帶月馳，覺來偏是五更時。

雞聲啼落關情淚，客病懨懨有自知。

後舅以事公出。有一婢曰雲香，文雅而秀麗，矧信愛之，嘗與生飲，則命香侍之，且許陪飲。舅之婢六七人，皆愛生，而雲香尤甚，備切溫存，常較手技，或與燕笑。生雖與之戲談，而以碧蓮為念，信誓自持，雖暗室相值，雖幽室久處，雖執手相歡，而無一絲苟簡，蓋良玉之溫潤而慄然，涅而不淄者也。然賦性天植，平易可親，雖不媚人，人自近之。故常自欣幸曰：「平生得結兒女子之緣，隨處皆親美麗，以有腳陽春，一路福星目我可也。」

一日，天氣甚寒，香恐生客邊寒薄，躬至生房，檢生寢榻，見幾上有花箋書數句而云：「枕生寒，孤衾積凍」。香曰：「吾亦慮此，何不早對吾言之？」又曰：

會少歡應少，心多夢亦多。夢中相會時，休使遽分離。無情是雞聲，驚開夢裡人。愁看燈影陪孤影。厭聽雞聲催漏聲。一種相思兩處愁，兩地相思一樣愁。

香看畢，生自外來，覺有寒意，香解衣與生，生即服之。香詢生曰：「適閱數句，何多情思語也？」生曰：「絆跡異方，思有千萬，然亦奈之何！」香撫生曰：「客處宜善排遣，而行有嗟，坐有歎，吾為二哥不祥。」生承香之慰解諄諄，又愛香之溫情縷縷，乃令香閉門，引就床共坐，撫摩戲而試之。香不為動，自起開門曰：「不可坐此，不愧軒中備酌敵寒，可即往。」生至，矧先已坐定。酒間，矧指香曰：「能歌。」生出蓮詞，香歌之，餘音裊裊，遏雲繞樑。生贊賞不已。與香登望闌樓，聞雁聲，生不樂。香曰：「受恩深處，不殊於家。主母待君，過逾常格，妾雖下賤，亦足隨侍，何乃自苦如是也？」生曰：「汝亦知我心乎？游子思故鄉，吾亦欲歸耳，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也。」作歌示雲香曰：

臘裡客中身，客身今也久。惆悵登樓豁病時，嘹啞一聲來雁口。慙慙封信問所之，尺書能寄吾鄉否？雁飛不顧懷人情，我亦無言空翹首。望斷孤飛魂亦飛，孤身常為北風羈。幾樹晚聲送蕭颯，落葉聲中寒侵衣。斜陽滿地鴉知返，何事游子無還期。愁轉加，半床客夢繞梅花。無際長更眠不穩，催聽寒雞報曉衙。睡起憑高望鄉國，歸途多少雲山遮。

次日，生睡方起，忽雲香與真真各折梅花一枝而來，皆以梅奉生。香曰：

春在吾家了，慙慙贈一枝。

廣平才調好，得韻便吟詩。

生獨執雲香一枝，曰：「倒轉又好。」因對香注目而笑，若有所思。真真見生內著雲香小衣，即疑生有私於香而故遺落已也，嗔曰：「色不如，詩不如，奉承不如，梅花亦不如也！」擲梅於地，懷憾而去。生憶碧蓮之遇，始於梅軒，雲香之愛，不殊素梅，睹物思人，無暇禮真真。香見其去，笑曰：「丑忙兒，又作此狀。」生因作一詞名《丑兒令》：

佳人報導梅花發，暗度香塵。樹綴瓊英，放出梅梢雪裡春。一枝欲寄江南信，傳與多情。望盡長亭，恨無南歸驛使人。

殘臘將盡，父母以生未娶，久在外省，而碧蓮亦時有小恙，故遣前價召生。蓮聞之喜，而價私至求書。蓮預以五彩繡線結成二歌，效織錦回文之意，又書一關於小箋。價至，生得家報，如珍萬金，又得蓮詞，未敢函如見面也。與雲香觀之。香曰：「蘇若蘭之巧，女相如之才也。」生曰：「汝實得否？」香曰：「■之與美玉。」生讀之曰：

妾望君兮水隔水，君望妾兮山隔山。惟有夢中情更切，不辭山水接君顏。枕邊夢去心亦去，醒後夢還心不還。而今萬點相思淚，焉能彈點到君前？夜寂兮不嘩，月明兮窗紗。有懷兮耿耿，所思兮天涯。尺素兮誰寄，望目兮雲餘。吁嗟兮忘寐，知心兮燈花。

又一《玉蝶環》詞：

幾時慵整烏蟬鬢，香消蘭燼。臨床修楮付親親，淚濕數行書信。近日表情佞問，欲言先恨。君顏遠在五雲端，目與行雲無盡。

香曰：「君所匹，有如此慧。」復他顧曰：「宜乎視我如道旁苦李也。」生略哂之。香又曰：「當寬心。翁歸，須贊行。第下妾緣慳，無由久視君為恨。」生曰：「清風無老日，明月有圓時，暫時雖不忍，後會諒有期也。」香潸然淚下，嗚咽不禁。生問其故，香曰：「心腹有苦事。」生曰：「何不言？」香曰：「吾志得諧，則不必言。不然，則汲汲過此生，無可言也。」生曰：「汝志度得可諧否？」曰：「易則至易，難則甚難。」生詰之，終不言。生亦不忍舍，小貼書一別詞：

多時旅邸遲留，欲歸難。今日未離行處，怕陽關。輕別去，何由再睹紅顏。一夜清清好夢，到伊間。《上西樓》

香得詞，含淚藏袖中。至晚，香亦以小帖書《桃源憶故人》詞，預以送生：

仰君德望山來重，詠月嘲風曾共。巾櫛慚非鴛鳳，情愛無限重。緣慳又值鄉心動，念想都成春夢。未到先懷心送，一曲俚歌奉。

香方書畢，而主父自外回，置之袖中出迎。至真真房，取帕抹額，而二箋俱失於地，初不之覺，被真真拾之。真真不識字，意必有他說，因前憾，上是箋於主父。主父懷之，私謂生矧曰：「雲香，吾知其頗識字，不意其工於題詠。然據此二詞，則是婢似有浪子野心。豈以吾甥之循循雅飾者，而亦留情兒女子耶？」矧素愛生，且素憐香，解之曰：「吾察生舉動頗端，常令香為彼行酒，男女各敬愛，故相牽戀如此，觀其詞，足徵其行之無他矣。」舅曰：「明日贈之，俾兩情允愜，何如？且已為仕途中人，置作別室，無傷也。」矧大喜，俟舅出，坐於密室，令小鬟秋翠呼雲香與生來，謂生曰：「汝曾作詞與香否？」謂香曰：「爾曾作詞送行否？」二人默然失色。矧曰：「我知無害，語落於真真，真真上於主翁處矣。」生大愧，無言而去。雲香跪而告曰：「毫忽舉動，主母素知，可一方便否？」矧備以語之，且囑以弗言。香言釋曰：「塞上翁之意，失馬不足憂也。」至夜，又書一箋授生。生曰：「汝慢藏殃及池魚，今又何詞？王真真知否？」香曰：「君試觀之。」

塵埃弱質兮若轉蓬，王孫未遇兮恨忡忡。雲箋一幅兮偶成功，絲蘿有日兮附喬松。與君行兮緬挹春風，我心寫兮謝彼蒼穹。

生沉思曰：「豈易得哉。」亦不以著意。香微笑不止。生曰：「何笑？」曰：「若果有此事，豈不至樂至樂也哉！但今夜明月，無顏見主翁，特至與君畫策耳。」生曰：「由他。」又問以前日涕淚之故。香又墮淚曰：「妾非君舅衙中粗婢也。原為苗氏之女，小名秀靈，賴母訓，通文墨，列傳，少負女秀才之譽。父以納粟補官，任府事，過雁嶺，夜被盜逐散，吾於茂草中潛形。次日遇府主過，諱姓易名，乞哀求活。雖不以常婢待我，然不得不與真真輩為伍。思親不得見，家無可歸，身未有主，故遇君子不得不動心耳。若得侍君子，事蓮娘，運帶操箕，磨墨捧硯，亦免失為下人婦也。」生憐而禮之，曰：「吾不知，慢卿多矣。然必欲我從，則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」會秀英與愛童至，香馳去。

次日，舅矧設宴餞生，命小婢促雲香出拜，衣裳楚楚，威儀棣棣，堂堂大家狀也。矧見之喜。生疑，問故。舅曰：「是女非凡婢，可以侍吾甥，汝善待之。客路花枝少添春色，不必辭。」生喜過望，方悟知微翁「折桂獲靈苗」之句，二書童「取次求新藕」之言，複名雲香為秀靈。生謂之曰：「古人有獲人之女而為之嫁之者，吾為汝擇配正名，汝欲之乎？」秀靈曰：「吾志已決，他非所願矣。」生偕童輩辭舅矧而行。二臬差人舟護送，各各加厚贈。

生在舟中對秀靈談遇碧蓮始末，且曰：「蓮娘新匹，秀靈遠從，人間俊豔，一網收盡，吾當高築銅雀以鎖二喬。昔時素有此志，今果然矣。」至晚，秀靈另設寢具。生強曰：「汝懼真真見之耶？」秀靈曰：「此行幸有終身之托，明日侍幃房，拂衾，固不敢辭。但蓮娘未遂於歸，而下妾先承私愛，於心安乎？正嫡妾之分，當自今日始。」生正容謝之。曰：「好議論，吾不如。」

逾數日，舟次於清源市頭，值年家，停舟往候。愛童閒行小巷，數妓倚門獻笑；一妓自騎回，訊之，乃許文仙也。文仙亦認愛童，童即馳報生。生特至，問曰：「汝何至於此？天幸適逢其會。」文仙曰：「君別後，相念惟心，意欲謝煙花、洗脂粉以守君，鴛兒揣知此意，以他詞給我一閩人游，泛舟至此，復陷我，規利而去。前欲汝和過，因與君厚，曾嫁侮於我。若得借升合湘水以救涸鮒，此君夙昔之餘愛也，敢不銜結以報。」因詢碧蓮之事，並生別後情及遠行之故。生悉告之，且曰：「久念真情，今在難中，吾當援拔。」即謀於秀靈，以百金贖焉。生曰：「長條雖近他人手，鸞膠幸續斷弦聲。更相得賀可也。」與之偕至舟中，謂之曰：「此係官舫，更非閩人之舟比。」文仙曰：「向謂得君捷，妾亦分榮，今榮及於妾矣。多謝，多謝！」至晚，文仙亦辭生，薦寢於苗。生曰：「反見外乎？」文仙曰：「側室尚未諧歡，路花豈宜竊趣？俟君歸後，當整舊好，惟命也。」生曰：「汝亦能之乎？好議論，吾不如。家人離，起於婦人睽，汝二人不睽矣。吾當成汝之美。」生在舟中伴此二女，歌音曲韻，溢耳陶情，樂極無涯，歡愛有待，可謂登仙舟、行世上，真奇遇也。

後經鳳巢谷，生慕其前數大驗，將欲問終身事，誠意登訪，而知微翁已滅跡游五山矣。生返舟，值仲春末旬，草色浮青，野菜添綠，而夾岸鶯花，無異去年春景。生對文仙曰：「汝記得春亭之詞乎？《憶秦娥》一闕，吾二人之月老也。」文仙曰：「有往日然後有今日，誠不敢忘。」生又對秀靈曰：「《上西樓》一闕，吾二人之媒妁也。」秀靈曰：「蓮娘何自而得之？」曰：「紅雨亭一詩，又吾二人之冰人也。」文仙曰：「男女有詞，婚姻賴之。如之何其廢詞也？」各各謔笑。忽愛童指前村曰：「此見龍灣，抵家不及百里矣。」生喜，吟曰：

忽指前村近，行行意自欣。
風塵他處客，花柳故鄉春。
客思歸詩時，新人共舊人。
倩言靈韻鵲，傳信慰親親。

翌日，至家。武南翁選日為生畢姻。蓮父欲以素梅為從。梅曰：「老子子居，晨昏當代溫清。」言甚懇切，蓮父不強。

佳期已至，生行親迎禮。重以他鄉返旆，獲就新婚，桃夭逞媚，黃鳥啁鳴，正之於子歸時也。樂水偕守樸翁畢集，咸謂：「新郎新婦，足稱佳兒佳婦，遽此佳配，人間絕稀。非先人種德，文福雙齊，何以至是！」

暨晚生謂蓮曰：「相會週年，今償此志，想前度劉郎今又來矣。今晚比覓蓮亭上之夜更又何如？」蓮曰：「又覺勝之。蓋假山之會面矣而未心也，琴簫之會心矣而未真也，荷亭之會真矣而未親也。至今合盞之會，則……」蓮笑而不竟其言。生曰：「何故？」蓮曰：「自君子別後，腸一日而九斷，心一夜而九飛，引領成勞，破粉成痕，立影對孤軀，含啼私憐耳。別久而有今日，思久而有今宵，何謂不樂也。」蓮又指自身曰：「此無足貴，但雖與君子幽會多時，而此身仍為處子，亦足以少蓋前愆。使前日惟欲是從，則今宵之愧心愧容，無由釋矣。」生喚秀靈至前，述其言，撫其膺曰：「彼亦仍處子也。」蓮重感而敬之。是晚，共賦一詞：

蓮曰：「君有題柱才。」生曰：「卿比生香玉。」蓮曰：「樂意相牽絲幕紅，萬願今宵足。」生曰：「桂榜喜書名。」蓮曰：「洞房諧花燭。」生曰：「並禪比肩入繡帷，兩兩鴛鴦逐。」（《卜算子》）

生於枕上視蓮，若人中之仙也；生自視，若仙中人也。得意處，與尋常伉儷大不相侔。生歌曰：

天上■娥降塵世，堆出萬般嬌俏。不棄寒微，德音來教。爭誇天喜加臨，更羨門闌光耀。休談孟光，不數溫嶠。妙、妙、妙！願得卿難老，吾常少，謾唱低隨，永賦白頭歡笑。

蓮曰：「向欲竊玉偷香，今幸同枕席，白頭之願遂矣。惜不令耿汝和知之。」少頃，秀靈至前，生笑謂曰：「惜不令王真真見之。」又指秀靈，戲謂蓮曰：「水必以此介嫌，未見卿時，知微翁已為我先聘矣，卿向見『折桂獲靈苗』之數是也。」蓮曰：「文仙吾尚愛之，況於苗乎。」秀靈喜歌柏梁詩：

綠紗窗年鶯聲曉，小桃枝上春光好。
百年夫婦伸偕老，舊恨前思今日了，
蘭香吐篆煙裊裊，紅絲新結同心巧。
才郎萬斛明珠寶，女貌千嬌冠塵表。
昨宵好合情多少，洞房自有蓬萊島。
交頸鴛鴦比翼鳥，樂事應濃愁應掃。
雲情雨意方傾倒，綢繆恨卻雞聲早。
妾慚體質塵埃眇，荷辱垂青願相保。
□木恩覃思結草，聊成新句歌喉小。

蓮曰：「妙哉！始吾與素梅亦頗自許，今又是秀靈，乃知天之賦人無盡，君才之感召一至是也。」愈愛愈敬，呼為「妹妹」。自此家庭之際，其樂也融融矣。

生後承父母之命，迎蓮父養之。為愛童娶素梅。文仙歸後，生另處一室，小婢一人事之，待如家人，蓮父、秀靈皆愛之，無間言，衣飾食用，皆與己同。

一泰隨發科，同登進士。生任國博，歷任至少參。居官清慎慈和，所至有去思。父母受封，即乞歸養，捐俸資以周親族鄉鄰之貧乏者。所居之前，辟一花園，廣培草木，饒綠繁紅，引水為池，環以石欄，臨池構小堂，署曰：「清白。」堂之後有文昌樓，又有聚珍閣，遍積古今書史，時閱覽其中。著所得，以立言不朽。池之東，面池一室，署曰「寄趣」。池之西，面池一室，署曰「逃塵」。俱備有玩器。春、夏、秋、冬擇方隅為四亭，春曰「數花亭」，夏曰「來薰亭」，秋曰「晚翠亭」，冬曰「耐寒亭」。堂之前有池，為一軒，署曰「自得軒」。軒之側有觀音堂，文仙朝夕焚香。軒之前有一室，四壁列名人古畫，而署己行樂於中室。左右列兩廂房，前種松、竹、梅，署曰：「三友居。」側穿一徑，周繞於文昌樓之後。別置一室，養瑞鶴，列瑤琴，署曰：「琴鶴所」。側穿一徑，以四時花木夾道為屏，直通於清白堂前。家政悉宰於一奉。生日與父母兄弟遊樂於斯，或與賓朋劇飲，或與親戚宴集，或與蓮娘游，則必命秀靈、文仙侍飲，以素梅、愛童行酒。熙然春盎，逍遙光景間，則風月以寄詩詞者將三十年。

蓮娘、秀靈事舅姑以孝聞，待一家以順聞；各出一子一女。二子為大儒，一女適名門。夫婦共享上壽，其家五世同居。人人傳夫婦。